

泰和縣志卷十六

列傳 正傳

正傳

明陳謨 子孔立 劉崧 子梅 蕭岐 子忠 蕭執

廖謙 羅性 楊起予 父用霖 劉仲啟

楊卓 康縉 彭豫 王沂 弟佑

王在 王迪吉 王泰 劉伯川

余斯延 梁蘭 彭羣 曾宜春 子叔

王環 陳彥強 蕭自成 蕭翀

羅晉用 康彥民 劉埜 劉麓

劉穀 嚴禮 楊清 鄧崇志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一

尹純

蕭介

周是修

子轅族孫應鼈

王韶

康漢

歐陽銘

楊士奇

子穉孫昱

尹昌隆

子灝

郭餘

歐陽源

陳仲述

子賞

王復元

梁潛

梁混

子栗

龍說

梁粲

兄弟果楫

宋琮

姚與成

曾克偉

與姚與成同傳

劉子敏

蕭用道

楊相

王直

子積子仁

孫翥

陳一敬

余學夔

蕭省身

歐陽和

陳循

尹崇高

陳禮

曾鶴齡

兄椿齡

歐陽哲

陳士啟

劉咸

父夔

廖謨

尹子源

劉綱

陳永

彭誦

歐陽賢

陳孟潔

郭子瀘



王宣 獨孤樂善 曾泉 李湘

李信圭 嚴頤 蕭鑑 羅崇本府志作仲本

彭百鍊

明

陳謨字一德號心吾洪武初徵至京師上賜坐議禮學士
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為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
歸家居教授後學屢應聘為江浙考試官所拔皆名士
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經傳旁及
子史百家雖不願仕而當時之務熟籌胸中嘗謂學必
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
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二

從之稱為海桑先生事親至孝尤篤友愛族黨中有為
不善不敢使聞卒年九十六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

詩經演疏

康熙志

乾隆志

按宏治志

謨子孔立明經

擅文章以薦為白水縣丞又人文紀畧載宋

學士濂評謨文曰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太羹元酒味之

正也惟知者知之楊文貞士奇有詩曰純明程伯子酒

落邵堯夫想見其為人云又劉子高崧稱心吾鉅篇大

軸流播郡邑幅巾野服翔翔山水之間門生兒子扶攜

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按雒陽源流錄稱謨

起而惰者作拘者暢塞者通爭謂江西北儒復出入羽

翼傳劉崧致書云僕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

先生顧念特深厚所以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眾人之

所以望我者矣遠以名逾五十年其膏馥之所沾灑

驚惟先生乘時際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

多矣是宜乘時際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

固吾黨之所屬望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往

者嘗一被薦入承明矣顧乃厚覆深潛遠巡避諉以

年邁拂衣徑歸遂使後生未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

奮臂於其間吾豈不知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

軸流播郡邑雄聲俊彩錡炳風雲時時幅巾野服翺翔
山水間門生兒子携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
豈天之於老成固將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
豈偶然之故哉抑聞之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
志其隱也亦將有以立其言言非徒言也視凡世之有
美行者必揭而昭之使炳焉如日星之著而不掩也
有隱德者必發而揚之使烈焉如椒桂之芬而不恩
也居一鄉而使一鄉之善無所遺居一邑而一郡而使
舉不至於迷且悶焉豈非君子之所務哉抑言之所當
務也大矣今姑以吾一邑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山川
城池邑居與夫仕宦爵里名物之類自前宋以來具有
志書最後周文忠公亦嘗修之其凡例固可考也入元
而遂廢然八九十年之間士之由科名躋顯達者固
無其人哉以至山川靈異之顯晦城市解宇之廢興官
稱名數之因革風俗土產之美惡若乎其不一也顧
獨未有擱然操筆而書之者爾况後乎宋季之紀錄有
所未備其前之所當備者自罹變以來亦往往化為灰
燼蕩為泥滓而不可復識矣昔武岡知事周天與與先
君子嘗銳然欲哀為一代之書不幸志不遂而亂作未
幾相繼淪沒若某雖竊有志於今則馳驅羈絆於職役

泰和縣志

卷末

列傳

正傳

三

固不能有所及矣惟先生蓄稽古之邃學積經世之雄
文又嘗接聞先輩之言論山林日長齋閣清暇幸推紀
載之大筆發而試之則輯以成編宜無辭讓使於是而
不亟思有以成之則失之益遠傳之愈訛求之愈難文
獻不足之嘆千載之下將必有任其責者矣惟先生其
圖之崧自去冬十二月往山東今年四月還京六月末
有北平之命八月二十一日到官力微任重無非備
憂懼之日奈何奈何有可忠告者無吝批示一二庶其
警曠昏而慰孤
寂也劉尚書集

劉崧字子高舊名楚珠林人號槎翁家貧力學元末舉於

鄉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改今名召見授兵部職方司

郎中奉命徵糧鎮江鎮江多勲臣田租賦為民累崧力

請得少減遷北平按察司副使輕刑省事招集流亡民

咸復業立文天祥祠於學宮側勒石學門示府縣勿以

徭役累諸生嘗請減僻地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顧

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耶為胡惟庸所忌坐事謫輸作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徵拜禮部侍郎未幾擢吏部尚書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崧以修德行仁對尋致仕踰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為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病作猶強坐訓諸生卒帝命有司治殯殮親為文祭之崧幼博學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讀書往往達旦善為詩豫章人宗之為西江派云

明史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四

乾隆志按舊志載宋崇甯政和間有南立在中嶽秀三人者同負時名稱珠林三傑洪武間又有三傑則崧及兄麓弟堃也崧七歲能詩嘗侍父養蒙夜寢聞鷄聲命成絕句曰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曰是子必大用明初以賢良徵至京宋濂見之歎曰太史公之流後楊慎評明詩崧為第一又按通志載吾學編劉祭酒傳稱其致仕歸學問之功老而彌篤考子高卒時年甫六十一初被謫歸年猶未滿五十家居久之復起為司業旬日而歿於位非老而致仕者也所著有職方集崧子名桷字仕鴻博學世家藏詩十八卷又宏治志載崧子名桷字仕鴻博學世家藏詩十八卷又宏治志學論徵至京將授官而卒妻周氏守節而死按通志福王時追贈崧為禮部左侍郎諡恭介梁潛坦端堂記云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室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取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衰翰寶章之輝煌爛然照於蓬華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比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退望隆矣而謙卑如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眾而眾莫為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司業之召雖司業不席煖而褒卹祭奠眷資彌厚在當時為南難在西昌則一人而已謹題其後以歸士鴻尚寶藏之康熙志

蕭岐字尚仁柳溪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孝有司屢舉不

赴漢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意謂帝

刑罰過中許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獄

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

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

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給驛歸

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為之解每日

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

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是時太祖治尚剛嚴中外稟

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
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
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其去
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
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
公所居曰株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居敝不治
者久之其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
策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沒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王
君伯貞為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
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
作也因為之書以記其堂云 泊菴集 陳謨題其官
誥後云姻友劉崧子高有令子士鴻以其先君子前後
所授官誥及所贈身後高與主上親為祭文錄以成
軸而介予識其後始予高以人才起洪武三年授兵部
職方郎中六年授北平按察副使既而奸臣弄法坐以
違制得釋放還家及權奸伏誅奉勅符取到十三年正
月除禮部侍郎五月以人神有變特命致仕十四年二
月復起授國子司業四月卒命有司備禮棺殯命奉御
唐壽以牲醴致祭焉嗚呼使子高幸而以職方歿以憲
副歿可以為卒官未可為卒壽使子高不幸而歿放還
田里之時可以為卒壽未可為卒官今也一起於權奸
誅鋤之後而有侍郎之除再起於特命致仕之後而有

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為忤明史接

萬歷志稱岐性端重不事戲謔每在座客皆斂容諸侍

者雖隆冬常汗語少不當則端坐不答四方學者傾仰

之其在平涼教大行屯營守帥及崆峒之夷皆遣子入

學歲寶興應聘為楚閩二省正考官有正固先生集楊

士奇為作哀詞又通志載其子忠幼被掠臨洮百戶何

氏收為傭岐自平涼歸遇於道攜還家其後為顯族

哀辭云於戲自正固先生歿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

趨向無所質於疑惑無所資於故實無所得於效法質

賢焉俚俚焉如瞽行中夜無所問道也故皆傷悼不能

自已焉先生諱岐字尚仁姓蕭氏學有因其所自號稱

正固先生吾邑在大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

亭先生與其弟僉憲公有尚書劉公與其弟東原先生

有臨淄令歐陽公有廖愚寄先生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

安貳守羅公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

邑里之通儒來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沒世而學者未

至質質焉俚俚焉如瞽行中夜焉者為有正固先生未

也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為哀悼其

能自己乎哀之不能自已於是見於辭焉辭曰惟民從

道兮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先覺兮揭

夢發憤嗟若先生兮昭哉博闕服仁與義兮秉忠貞稽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六

諸天常兮考明經言為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
兮佩澧蘭之芳馨曄威鳳其五章兮何不游乎虞之廷
止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田兮斥
鷄翔於青冥小大胥適其宜兮羌獨偃蹇乎林坳嗟若
先生兮其誰與擬考德而問業兮日誦誦兮其來止惟
匠石之良兮飭櫟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於楮泉
而猶無棄白玉不遇夫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既自
我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
何為一旦兮濫風飄而雲逝吁嗟失筮與龜兮吉凶乎
吾何所誦紛盲瞽其邂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俚
俚兮如夜遊於乎先生兮委山邱空
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東里集

蕭執字子所洪武三年鄉舉為國子學錄明年夏至帝有

事北郊召尙書吳琳主事宋濂率文學士以從執偕陶

凱等十二人入見齋所令賦詩復令賦山梔花獨喜執

作徧示諸臣寵眷傾一時時帝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

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以親老乞歸親沒廬墓側申國

公鄧鎮勦龍泉寇不戢下執往責之鎮爲禁止邑人以

安明史按宏治志稱執世居武山北麓仕爲國子學

親歿廬墓三年萬歷志稱執善爲文章詩極類唐人爲

劉青田基宋金華瀛所推重乞歸後日與同邑劉子高

崧王子與沂昆仲爲溪山之遊學者宗之著有國錄集

行於世貝瓊送行序云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

始爲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

與予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七十餘遠隔江湖千

里之外滲漣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

也有父而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所走告予曰某

下嗚咽不能止矣先生何無言乎又曰某始由泰和

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何無言乎又曰某始由泰和

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堂讀書而

連山之環峙前後者截業如屏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

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竹千箇不翅秦人之桃花源

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

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又卽甘竹里築養

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爲歡俾諸子

歌而和之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

天尙俾吾父益壽而康強芳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七

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後矣雖廟堂之貴何以
易吾之至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滸且爲
歌以華其歸歌曰汝馬之騁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
孰與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歧送汝於西兮有父之思
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鱖釀
黍爲醴兮魚升於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清江集

廖謙字自強世居文溪秀溪之上性孤介室中止琴一張

書一塢自號西溪愚夫又號愚寄翁元末舉明經授清

江教諭辭歸洪武初應聘署本縣學教事文章根本經

傳不煩而足平居好學意興陶然未嘗一事干請後學

敬慕以爲師表與劉子高崧王子與沂昆弟相善著有

愚寄集二十卷萬曆志

羅性字子理東廂人少孤力學避元末亂崎嶇巖谷未嘗
一日去書素性耿介不喜接俗人明初詔郡縣立學應

聘掌教洪武四年舉於鄉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屬
有巨寇號糟李萬戶者詔捕甚急糟李脫去逮繫至數
百人性諭之曰朝廷只欲糟李耳汝等皆良民何甘受
楚毒庇一糟李與之期悉縱之七日果獲糟李省檄賦
民鐵造軍器粹無所辦會治疏圃得窖鐵萬餘斤同官
皆勸以售民性曰天以濟民也悉以代民充賦餘皆入
官秩滿坐劾謫戍西安學者從遊甚眾性學極博為詩
文有法度楊士奇曾校其集傳於世萬歷志按萬歷
隨母改適性教育備至官德安攜以隨行方七歲其母
私告以姓士奇泣然泣下即設磚為位祀楊氏於別室
旦夕焚拜秘無知者已而性覺仍復士奇姓卒為名臣
又按明史載性坐擅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四方老
師宿儒在西方者數十人吳人鄒奕曰合吾輩所讀書
庶幾羅先生之半其為當時所傾服如此

秦和縣志

卷六

列傳

八

楊士奇撰傳云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秦和
儒家宋有為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封股和藥起親疾縣
表其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晉祖伯霖祖見可
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韋乾
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
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
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
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
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
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
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
府同知先是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
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眾悉就戮獨糟李逸去外不獲
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速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
死幾何時矣曰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
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
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論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
李且出卽汝等暮皆甯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
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
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
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九

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
 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
 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
 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水孽之操愈厲而恤
 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懼逃匿會按察
 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
 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
 若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二十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
 可以枉忠賢哉知州馬知縣彭逢吉卒白其誣而
 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關知府皆先生總之秋滿詣
 京師坐擢用棗木染軍衣為陳甯所劾謫戍西安行橐
 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
 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
 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帥碩儒在西安者
 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
 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
 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
 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
 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
 所以誦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
 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

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錄一通以寄
 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東里集

楊起予字賓素千秋人父用霖通尚書旁及百家子史元

季無意進取教授閭里後進多所成就起予登洪武四

年鄉舉勅免會試為黃陂令清介自守甚有惠政以考

績卒於京黃陂民至今思之有祀於家者 宏治志

劉仲啟太原人性剛毅不事家人生產讀書通大義洪武

初徵授陝州判官始至吏猾政梗仲啟剔其尤者痛治

之民害以息俗信鬼署旁有召公祠常夜見四美婦持

燭出入民爭相禱祀仲啟曰妖也蹤得二狐於祠前塔

下立殺之又見祠旁池蓮鮮媚令人剪除池水盡赤自

是妖絕 萬歷志 梁潛題其墓銘後云泰和劉君仲啟

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

同而中情極簡重少許可然獨愛仲敬仲敬判陝州時
以事逮至京師事不自公即為廷白之仲敬少負奇氣
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
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
學稍就砥礪而其材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
仲敬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
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公不敢近仲敬
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花鮮
艷殊常即命拔去之池水為之赤怪遂息蓋州人道其
事其家僮與赫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為之傳甚
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
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
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
其賢如仲敬怪且不作矣仲敬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
昆弟振育之其為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仲敬於此偶
異事可稱道不在此也仲敬之孫鯉舉於鄉而來宗予
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為仲敬墓銘獨於此
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泊菴集

楊卓字自立洪武四年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十

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中遇兩伐木卒欲亂之婦不
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眾必善
惡異也二十人遇一婦亂且不能况殺之乎列二十人
庭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服罪遂生十八
人坐事謫鳳陽屯種召為禮部主事改杭州通判杭有
兄弟爭田累歲不決卓至垂涕不欲訊兄竟讓弟田卓
精吏事吏不能欺而治尚平恕民悅服焉病免卒

明史按

是時邑中學行有楊羅鄧之目羅為性鄧為崇志楊則卓又字子淵景行從姪孫

康縉字宗正紳溪人性穎悟嗜學洪武四年進士任平陰

縣丞臨民有方陞知丹徒縣為政不尚苛刻以清靜化
民去弊興利民德之卒於官

宏治志

彭豫字與志洪武中為香山丞地僻俗囂前令率尚威嚴

豫至寬教令省刑罰廢墜具舉流亡來歸海濱屯帥暴

橫悉遣還教民樹柵積石以禦倭寇寇不敢近俗蕃蠱

毒豫廉得之誅徙其家後莫有犯卒於官 廣東名宦志

周是修送還香山序云杞梓連抱不柱明堂棟大厦不
其逸足君子立學不登臺鼎膺方嶽不足以及施其大器
命隨遇而安而不肯戚戚於卑屈汲汲於利達以貽天
下後世之譏也若香山貳令與志彭先生其人乎彭氏
為西昌之官族先生為彭氏之偉人博通今古志操剛
潔所至有水蘖聲性澹然不樂仕進居郭西之月池泉
清而土腴宅幽而木茂謹修篤行不妄交接調餽之暇
日與其弟若子以道德仁義相講明朝焉夕焉游焉息
焉晏如也洪武末為郡縣交辟強起領五雲邑庠教嚴
毅方正及門者率就雅飭嘗深疾奸弊之為民患者備
皇上繼統龍飛羣策畢舉首條所以濟時之切要者及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十一

釋奠禮樂數事以聞特被嘉納以行能徵詣公車而委
以民社之寄香山在南海一隅兵民雜處非得有為
守者未施撫而安之故有是選人皆以衡氣盛為不
慮而先生則曰身計非所先也乃命唯當勉之敬之以
程履險如夷聞之者蓋莫不以為忠誠而涉五千里之
之輒免其勞月成治間閭歌而樂之今年冬以天壽奉
垣賀表來京師既竣事則以年踰耳順業當謝政慨然
將竟三年淹戒嚴有期其通家直史坦行蕭先生會同
郡之立於朝者咸作為詩文以紓其懷屬余述其顛末
余間為邇言曰夫學固不在於多而惟以見道為貴仕
固不在於顯而唯以稱職為美又曰凡為仕者與其仕
有餘而德不足必不若位不足而德有餘也先生既學
而不負於道既仕而稱其職豈非位不足而德有餘者
矣先生其尚勗天子之所任而未可以垂老而遽辭也
然以致仕其尚勗天子之所任而未可以垂老而遽辭
交酒以俱臻於上壽未晚也叙
之以為異時徵 芻蕘集

王沂字子與埶街人父以道生元大德間曾遊汴主張伯剛家張爲忤梁總管力薦以道趣之入覲以道曰吾受父母命容怵而已遊必有方不敢違也辭而返至洞庭君山遇異人得養生術歸學養生號三槐居士元亂寇過西昌每指其廬曰此王隱君家也相戒勿毀去二子長卽沂次佑字子啟俱明經赴試不售遂隱居攻經史學詩文貧無以養俱出館於外歲歸省互述心得以質所疑元末沂以遺逸舉佑舉茂才皆不就僞漢據江西邑陷兄弟避匿三顧山中寇至則奉親竄伏踐谷伺所向以爲進止明初佑始舉明經除監察御史明年沂亦應聘爲廣東貢士考官徵入說書既至上書論事授編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建鹽運副使以老辭歸沂學嚴於義利之辨動循古禮燕處必恭平生不言人過接引學者色莊氣和隨材造就所居龍洲之上有竹百竿學者稱竹亭先生佑爲御史凜凜有聲出爲廣西僉事尋徙知崇慶州坐累罷歸兄弟年俱六十餘居必堂序出必鴈行峩冠衰衣玉立人表佑詩文燬於兵今所存者長江萬里稿沂詩文宋

金華濂襄城楊伯謙爲序

萬歷志弟皆未仕元人物志以見沂

按通志稱子與兄

爲明人弟佑爲元人白志據泰和梁潛所撰竹亭行狀改正今從之

楊士奇爲佑作傳云王先生名佑字子啟晚號啟翁王出瑯琊後由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

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游

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宏練高劉永之輩爲師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爲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旣內附生

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借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大
史奏星象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
衣刃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
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為按察使
先生及胡子祺為僉史子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
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潰倫傷化不及此時明
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適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
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觀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
之寄遂徙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
弊之後植仆煦稿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從
學望之日眾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
精為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曰示民以
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
不疑於是五六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
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自先生導之矣先
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敬壁立
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敬真風紀臣包孝肅
不足多也郭敬守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
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
文章養氣為要中歲以前所著毀於兵晚獨存長江萬
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
余非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
政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
念士君子挺特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
而無聞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為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
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東里集

王在字子所以道從子坦亮端厚博極羣書著五經文字
日自立課程不以寒暑少懈洪武初舉校官授贛州府
學教授化導有方諸生多所成就 宏治志

王迪吉字浩吾西城人通五經卓然為鄉鉅儒遠近出其
門者皆博碩之士同時廖實字實翁著有繫辭釋義陳
霖字雲從通經史為文章有奇氣皆以惇行博學教授
閭里引掖後進與迪吉齊名 宏治志 按道光志迪吉

傳存
此

王泰字伯貞沂子以經術顯洪武十五年聘至京師應詔者五百餘人帝親御奉天門試之伯貞對第一授試僉事分巡廣東雷州復呂塘廢渠清鹽法會罷分巡官召還為戶部主事命尚書趙俊受學以父喪服闋不時起謫居安慶建文初復以薦知瓊州府岬州黎相仇殺以反聞且用兵伯貞捕其首惡數人兵遂罷瓊田歲常三穫以賦軍軍不時受俟民乏而斂急則因之以要利伯貞為立期三輸之而弊絕居數年流民來歸者萬三千

餘口憂歸補肇慶未之官卒明史梁潛撰傳云公諱泰字伯貞姓王氏吉之泰

和人其先世蓋多顯者獨公父祖數世不任父子與元季授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皆不受國朝初開端本堂召至以為說書既而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疾乞還鄉里所居種竹薇亭學者尊師之因號為竹亭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明正傳 古

先生公自幼學易於其家性極穎敏時安成劉雲章先生嘗從虞邵菴先生講明理學得濂洛圖書太極之蘊公往受業焉時共學者數人先生獨稱公足以任重行遠久之公追省其季父於宦所窮蒼梧三湘之勝泝大江歷三峽以縱覽夫岷峨之壯而其氣益浩然洪武十五年以聘至京師同時者凡五百餘人太極皇帝親御奉天門試之公所對為第一既而與論太極公之說尤稱上意授試僉事出按廣東雷州既至問利疾於民言恃呂塘之水灌東洋田萬頃乃寇準所開故渠也外可廢不旋踵公去而渠復民大便之改工部主事丁外艱去官以起復後期請居安慶者十年復用薦起知瓊州公是時年幾六十矣精練之才博達之識隱然蓄之益深而其溫厚和易之氣藹如也先是崖州黎民報警殺人而府衛以反聞且張大其事冀用兵得漁取於其身任之卒捕讐殺者數人以復於朝然會公至廉其實以民賴以無事瓊之野其田歲常三穫以賦於軍然軍中以收不時受俟民乏而斂急則因之以要利焉公為立期以三輸之其弊遂絕歲甲申瓊大旱公禱之大雨既而聞城南十五里外至精瀾浦尚不雨公又禱之大雨且適往清瀾浦視番舶雨亦隨至民為之鼓舞曰大守雨數年其政大行獄訟止息舊常為奸利病民者皆屏迹不

敢出有欲陰伺公之短而挾持之者久之無所得卒亦
化服為良民田野日闢流民相率來歸者萬三千餘口
郡既無事遂新學校課諸生一意於教化蓋在郡中十
五年而以疾及往來道路之日半也然環瓊數千里內
凡三州十三邑其民無問識與不識皆愛公如父母其
以內艱去也號泣而送者十餘里不絕是時廣之東語
賢守公為最焉服闋改知重慶府未行而疾作卒於北
京萬寶坊時年蓋七十五矣公平生尤孝友其季父無
子公事之如父事其繼母尤篤其學無所不通為文高
邁有古意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得之於師承之間蓋
深矣予與公同里且有世好自公之守瓊適予為令肇
慶連易三縣聞其行事尤詳及予為史官於翰林公之
子直亦以科第入為同官故其沒也予既哭之以辭因
又取直所為公行狀參次所聞者為之傳云贊曰予往
年數見公飯啖異於常人志氣偉然亦何其壯哉而今
羸然身不能勝衣舉觴微嚙輒止豈既老而衰者如是
耶然予竊觀公形雖憊其神益精明至死不少變則其
所養之厚自有不隨氣而耗者矣然予又聞公在蜀時
往來青神峨眉之間遇異人授書頗元秘果然則公之
所自得固有異於常人者乎予不能盡知之姑述其為
政之槩以俟異時太史氏
著循吏者采焉 泊菴集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劉伯川沙村人家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

予其親間所存臧獲一切遣去獨與妻處做廬數楹僅

蔽風雨旦暮餽粥而已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

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以其為故人

子留款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

十年勤苦事雞窻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

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一首飛雪初停酒未消

蹊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

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

失風流一進士也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

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其在子乎惜予不及見

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而卒士奇官至柱

國少師皆如其言萬歷志 袁冠德過伯川先生故里

春江月詩 鼓晚菊 觴識 欽漢水 鏡雅 並楚襄陽駐馬尋芳 躅窈然樹色蒼

余斯延自少力學從元進士劉雲章授書洪武初徵至京

師以老病告歸長子學夔登進士第所居名果確齋梁

潛為記梁泊菴集 記云徵士泰和余君斯延自少知

必欲去乎彼入乎此得之於先聖賢之道世俗委靡之習

也初從元進士劉雲章先生授書其志甚篤見世之徇

名求進乾沒而不恥或材不逮其職而苟且依違顧盼

眷戀者未嘗不私竊惜之遂因周子語誠章以果確名

其齋而其持守益力矣洪武初聘至京師以老病告歸

遂無復任進意田廬之幽山水之勝雅歌鵬詠縱意所

適嘗挂一藜杖登高邱四望慨然曰余乃得為太平幸

民而無聞於世陶宏景樊壽昌豈予所慕哉遂教其二

子肆力於學久之其家嗣學夔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

留翰林為庶吉士有旨擇十九人者教之俾益進於學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六

為文詞必底於古之作而後止學夔十九人之一也
嘗暇日過予旅邸以果確齋屬予記予素知徵士而又
喜學夔能紹其家學故不得而辭之雖然果者陽之決
確者陰之守也周子之學在於主靜而已惟無欲則靜
而不動心也徵士誠有見於此焉使其措之天下當何
其宏遠也惜乎其老矣而世之知徵士者又少予故論
次其學問出處之槩而驗於果確誠有得也遂以為之
菴集 泊

梁蘭字庭秀一字不移生元季力學養母教授鄉人子弟

工詩似魏晉間人有子二曰潛曰混皆教以明經飭行

比長皆命出仕所居柳溪上闢畦蒔蔬雜種花竹日詠

畦樂詩數首學者稱畦樂先生鄒仲熙稱之曰隱居樂

道其詩冲淡閒雅有自得之致通志 乾隆志按宏治

號畦桑著有畦桑先生集 西畦自適詩云守拙一圃 間衡從五畝餘藝麻在高邱雜以果與蔬春至百草生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明正傳

七

趁晴聊荷鋤筋力豈不勞蕪穢亦已除家人會知我慰
 以酒滿壺偶坐酌之日落西山隅歸來北窓下我心
 一事無王洪和云索居南野外頗於人事疎灌木蔭
 前庭隙地數畝餘蔬果因時藝駕言理其蕪聊以足晨
 夕過茲奚所須固窮諒吾分貪得甯匪愚糗草而終身
 樂哉常晏如前畦榮晚崧後畦鬱新葵感茲時物嘉濁
 酒聊自持青山繞我屋涼颺吹我衣今辰不為樂鼎
 將何施大化不可測吾生豈無涯緬彼沮溺賢茲心不
 吾欺王傅和云平居無俗韻取樂在邱樊春至灌木
 滋鳥雀遠舍喧感茲時物榮因以窺我園我園在崇邱
 穢蕪日已蕃辛勤理町畦倦來荷鋤還明月照墟里
 門猶未關妻子念我饑當筵具盤飧一觴偶獨坐放懷
 聊自寬高酬發新謠不知險與艱春陽釋土膏百卉
 榮且敷時雨倏已至兼之泉脈舒閑居何所樂取樂農
 圃餘雀噪我傍饑鳥一行哺剪除披榛理新條隙地還
 蔬羣雀噪我傍饑鳥一行哺剪除披榛理新條隙地還
 歸來喜懷抱聊以創一壺何必役名利終年抱區區
 高棟和云梁鴻身不仕白首祇閒居簪緌心無繫邱園
 樂有餘疏籬通野水曲徑入墟煙昨夜東風過春光
 氏書晚蕊攀羽扇寒橋耀全圓共遂生成意應全草
 眼前晚蕊攀羽扇寒橋耀全圓共遂生成意應全草

成帶經高士至抱甕大人行共話茅簷夕山尊待月傾
 顏巷一簞負陶門五柳春昔賢懷世器今我樂天民
 柳暗春踰夏鳥啼夜向晨清山看不厭白髮幾回新
 鄒緝和梁先生病中示子詩并序云西昌晁髮樂先生
 君不移隱居田里養高樂道日以詩酒自娛其詩冲澹
 閑雅常有自得之趣予每得而愛之去年秋其子翰林
 修撰兼春坊贊善用之與予同赴召來北京先生既念
 其去之益遠而不能忘於懷也因形諸歌詠賦詩二首
 且書以寄示用之使屬和予之不於諸歌詠賦詩二首
 慰先生之思也俾予使屬和予之不於諸歌詠賦詩二首
 得天倫之真而其間文辭學術之懿又非父子相念之
 足為人所羨慕者故不揆辭之鄙輒僭和非他人所能及
 生得而讀之燕臺南望楚天隔清絕先生好隱居歲晚
 其詩曰燕臺南望楚天隔清絕先生好隱居歲晚
 嗟諸子遠老來偏念故交疎郊原養息身無累樂勿扶
 持病想除偶向賢郎問鄉信喜言近日有安書詩律
 年來擬建安雅懷應羨獨能寬瓿頭秫酒從朝醉籬下
 秋英每夕餐迢遞江南煙月晚蒼茫北暮雲寒雖知
 臥病依田里猶有新詩寄遠看王英和前題云陰陰
 榆柳滿城隅官舍清幽似隱居深巷烏啼春過盡閑庭
 草長客來疎思親遙望孤雲度扈親闈書報病初安扶
 燈光頻報喜朝來已得萬金書

杖觀花意自寬只買山田防種秫因貪棋局更忘餐庭
中容散春煙暝谷口雲歸暮雨寒猶有江湖千里念新
詩傳到玉堂看又李時勉和云綠楊三徑傍溪隅溪
上連山對隱居病後新詩隨興得老來華髮逐年疎鳴
琴窗外花初落行藥堦前草不除令子自傷離別久逢
人多有寄回書乍聞久病近來安旅邸愁懷覺自寬
鷗鳥畫閑隨遠興鱸魚秋美入嘉餐江南芳草生殘雨
蘄北歸鴻帶薄寒祇想青山江上路夕陽移杖獨行看

彭羣字與和月池人與從兄豫俱受學於安成劉雲章之

門博通羣書同有詩名而羣尤長古選學成各教授鄉

閭袁州龍泉學聘為教官皆不就其後與志聘為萬安

訓導又以上書擢香山縣丞有政聲宣德中以子百鍊

貴贈監察御史萬歷志乾隆志按楊東里集與和篤

中時山中多虎為民患迫暮假息道旁神祠故無屬
鎖虎夜環祠聲唬然與和不為動虎竟去同產姑兵虜
在衡州即日徒步走衡贖歸又走安成求得其孤姪以
歸姪中道病死躬負屍行哭買地葬已乃行族弟死妻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六

子貧不給恆分所有以濟居無餘
貲而凡振窮周急雖數無厭倦意

曾宜春字本立如驥從孫博雅善屬文隱居教授學者宗
之洪武五年知縣劉昭先禮為耆儒以咨政治其與人

言必以正心誠意為本名其堂曰本心楊士奇為記年

九十六以壽終子子叔分教石城學卒於官宏治志

王環字伯彰梅岡人長身玉立音如洪鐘穎敏好學有用

世志因親老絕意仕進性孝友尤好行善事常以詩歌

自娛自號樵雪居士楊士奇為作記康熙志記云樵

彰藏修之所也藏修之所而名樵雪者著其志也其言
曰人之生皆有所業農業於耕將厚穫豐斂裕於身而
足於家士業於學將德修才達身譽流而爵譽顯推於
其他業無不各極其所得也然耕稼或有水旱之虞富
貴或有憂患之干夫為民之業隨其力所至無大得亦
無不得蚤而作夕而休無虞乎水旱憂患超然而獨樂

者其惟樵乎故樵吾之所樂為也吾又恥夫世之人汨
處洪湓溷濁辱其身而不知侈然以為得哉竊有慕乎
貞素清節之士而常寡遇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
許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間暇空山大雪上下皎然一色
獨處齋中靜而玩之以為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
有以契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見其
志矣夫天下之事苟處之能不戾乎道不役乎物無不
可以安其身而適其心然士之蹈高懷潔者往往卷其
所畜處衆人之所棄泰然自足視衆人之所趨不啻一
秋毫之輕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
焉竊笑者無裨益於時與辱已而枉道皆卒之為天下後
世謬笑者其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孟子有言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彰彰則世欲簡求賢才以為用者必在
此而不在彼伯彰彰則世欲簡求賢才以為用者必在
於詩歌其果久於在下者耶伯彰彰則世欲簡求賢才
干世蓋邑著姓云東里集梁潛好古樓記云王君
無足可其意者老而無所合乃偃然獨處梅岡之山中
築樓岡上環樓之山如奔濤怒躍而樓又最高望之無
不見見之皆可愛也君喜飲飲酣而吟倦覽文信公之
舊里望胡忠簡之故鄉慨然嘆息以謂今之世不復見
古人功烈之盛也因名其樓曰好古之樓又多蓄古書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九

名畫於其中君擇其論議之精揮灑之奇欣然若神交
其人而與之翔翔乎其間而君之耿介拔乎流俗者亦
豈今之人所易及者哉今漢王為書三大字俾揭於樓
上雄偉飛動見者悚目由是巖壑之間鳥獸草木之微
皆光景煥發而樓之勝亦煜煜然鮮與為比於乎美哉
君之六世祖約齋進士丞相文信國交友也嘗從文信
國講易於道體堂上公為大書履恒謙益四德以遺之
至其曾孫秋潤為萬丈樓以貶焉百餘年來徒見其遺
址荒基莽然而已至於文信公一時往還翰墨亦零落
逮盡人事盛衰之際有足慨者矣而獨王氏之澤未嘗
泯也斯樓之建益雄壯偉傑其聲光氣烈足以追配昔
人故雖忠臣之遺墨既燬而賢王之玉翰又新後百歲
而作者其亦有追繼乎今日之美也哉 泊菴集

陳彥強以文學薦為麻陽縣丞縣雜猫徭號難治彥強操

持廉潔民敬信之竄山谷者還集三百餘戶四郊安堵

俗少知學彥強為講學諭道始有明經領袖者 萬曆志

蕭自成五十九都南溪人性孝友撫兄孤如己子姪亦

敬叔如父洪武中自成以事被逮引服從成與叔爭往不已相抱大哭官竟按籍坐自成引服於門外不去

聞者傷之家有異荆一本五榦稱為孝義所感康熙志

志按宏治志洪武丙辰有旨起均糧城甃自成以稅多

任總甲事遣官出讞引服在行恐自成不安即以書安慰

其家自成曰吾兄早亡僅一子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

奮然出告姪種實誣冒在法自成當往二人廷爭至相

持抱大哭官卒按籍坐自成而出荆劉崧五荆傳云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種次者曰種

曰種曰種曰種曰種之父自新疎之父自明皆先卒種之

父自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視之又能通有

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

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箏以歡聚於一堂之

上無間言焉會自起均糧成甃自成以田稅業等任

總甲事遣官運舟命種往泄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

者朝廷遣官出讞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

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

悅得種書輒碎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又未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出告姪以實誣冒自成名在法自
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決
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種哭於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
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傷之後
以自成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死且往屯淮濠間
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反乎今官府事
殷盍分力以共濟眾曰誥時輩最少乃命輩率子姪以
就學而命種督耕稼命種造縣服役事而已與種將更
迭往省於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種
即日收其家貨貨得若干先遣種齎往京師以聽命久
之報種其憂憤不自勝乃更傾產至斥婦女粧奩得
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卒種不
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間種來亟命為書緩之種不
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種過滁陽與其弟
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反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比
兄弟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
得之則同根而幹者凡五眾異之以為紫荆兄弟象也
而非是眾山宜去之且祝曰符葉分數其間一幹乃獨異而
苗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也眾則大喜遂酌酒酌之設
具筵焉種為之賦五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
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滅焉而為之傳且將使

居滌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卽田真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僱患難蹈顛瀕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見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况同氣乎終而視之以見類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與抑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爲一偶之爲二三之爲三五之爲五至五爲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唐棣之詩而以父母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翁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西江志

蕭柳字鵬舉以字行洪武辛酉以賢良應制賦指佞草詩曰昔在堯階指佞奸奸臣一見攝心肝祇今聖代多賢輔盡日階前翠色閒稱旨授蘇州同知山東鹽運副使以勤儉廉介稱爲劉崧弟子編其師集以傳後以子鏊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貴贈太子太師

林志

乾隆志

按舊志

載鵬舉

孝友事

蕭

柳

事

柳事林志與人物志畧同皆不及其兄弟而職方集所撰五荆傳則稱其同祖五人長曰柳次璉殊次璉輩一門孝友致紫荆五榦之瑞顧不及柳之宦蹟疑爲別有一人不志稱鵬舉以賢良徵授蘇州府同知勤儉廉介後宏治志稱鵬舉副使禦寒惟一緼袍簪事府丞陸中善使爲山東鹽運副使蕭運副使潔清直山東第一惜老矣山東還語於朝曰蕭運副使潔清直山東第一惜老矣未幾卒於官有詩集藏於家梁滯送之山東序云前吏部尙書劉崧之高第弟子曰鵬舉蕭公事我太祖高皇帝爲蘇州同知今爲山東都轉運鹽副使既三載考於京師復任山東或曰公老矣較利分毫於簿書期會之閒小有弗當輒獲大戾維年少志慮精明者庶或克之云非其職也公視之泰然於是趙府伴讀鍾啟晦其甥也來徵予一言以視之予惟公之學於劉先生者緒矣先生之德汪洋蓄而不著其迹其爲教因其端而公之得於先生者蓋多也公之在鄉也其自守嚴而人稱其長者也其居於官不徒廉也而接於物者勤而厚其爲詩無嫵媚態雖甚貧且老所以持其己者不少衰也甚矣乎公之有得於先生者多也夫君子之事業

係乎志焉志之堅雖老猶壯志苟自隳矣雖壯且勇不足有為也公不以老且貧而移其平昔如此宜乎其處之泰然而無不可者夫何憂乎其難哉憶予童非時聞劉先生之館於蕭氏也每好遊咏以暢其懷其所與遊者率多名士金華之岡武山之麓騎往而與歸極飲盡歡惟公為之傾竭故先生之情相知相好之深猶可想見也夫國家自賦稅之外惟鹽之權最重今天官之選必得公其人豈無意哉又三載而來也人謂善政必推本而言曰劉先生賢弟子如此予尚當與故鄉多士候於都門外而賀焉泊菴集劉崧歲暮南歸留別詩云旅寐不能旦披衣坐床帷屋角曉色動鳥鳴已多時起步出庭際雲物正華滋殘雪未盡消羣山鬱參差即此念故園焉得不懷思矧屬歲運周返駕固其宜理策望前路揖君從此辭窮簷有稚子但訝歸來遲劉崧題溪山春曉圖寄贈云土山戴石角傾偃樹維出如幢旌青天微茫曉色動雨氣合沓千峯晴野橋西邊有村路之子鳴鞞踏雲去重巖花發似聞香隔水鶯啼不知處東南年飛戰塵如此山水向清新石田到處長荆棘豈有荷耒春耕人我昨西遊登武姥手挾雲霞望仙府把酒忽逢東海生醉臥溪南紫蘿雨紫蘿陰覆巖扉十日尋幽行未歸雲峯流泉半空落六月飛雪沾人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衣拂衣歸隱知何日却對畫圖心若失不聞流水渡溪還時見浮雲向山出懷哉桃花修竹林江梅秋高煙霧深豈無耕釣在田野誰識悠悠沮溺心

羅晉用字楚材東廂人父景高貧而有守景高死時晉用

方弱冠女昆弟五人一以疾廢姪一人孤且幼晉用刻

苦奉母嫁妹婚姪兼養廢疾已則不娶迨姪有子母強

之娶乃從曾學醫得異傳屢著奇效而終不言利劉雲

章陳海桑皆稱為篤行君子

康熙志

乾隆志按宏治志稱景高隱於酒有伯倫

之達晉用隱於醫慕龐安之為人

康彥民號恣窗洪武進士四合壯邑皆著賢聲初宰青田

改儀真巴陵以憂歸服除補天台政尚教化勸民務本

力農著有論士民書萬餘言未幾告歸居家十年宣德

初巡按御史至天台邑民言彥民公廉有爲乞復召爲
縣御史以聞遂再蒞台治狀爲浙第一中蜚語謫江甯
丞卒諸縣各祠名宦 豫章書

劉埜字子彥珠林人崧弟洪武中徵制禮作樂通今博古

之士贛守舉埜以應條奏十事禮樂多所更定 林志

按舊志劉崧傳載其初任比平時子彥曾至省焉留百

日始還所著有西齋唱和集及其以國子徵也子彥又

應詔至京命自擇一官爲豐城教諭又攝縣事教行政

肅其爲詩文實由宋學 梁蘭寄劉子彥詩云北關前

年一上書歸來高臥楚郊墟西風短褐雙蓬鬢落日空

山一草廬道直不殊梁太傅賦成端擬漢相如別來又

是春三月盡日逢人問起居

劉麓埜兄字子中通書經長於詩文見元綱不振無意進

取結水竹居以教學者尤工畫龍兄弟三人皆有賢名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人稱爲珠林三傑 宏治志

劉穀字原實西廂人與王佑同時領薦同日拜監察御史

風裁肅然無忝厥職 宏治志

嚴禮字從禮宋秘書校勘肅之遠孫洪武間典教邑庠徵

試太極性善二論除國子學正明年開科取士館下與

薦者十七人禮與焉上嘉之授將仕郎復命註解尚書

賜坐講說屢被獎諭 康熙志

楊清字子肅洪武庚戌以舉授松江府知事上使下一

以誠意人不忍欺三年遷福建鹽運使知事居官服食

一如布衣時雖廉潔不務爲名沒之日家無一錢所著

詩文有溪園餘閒錄宦遊錄 宏治志

鄧崇志字彥高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世稱

楊羅鄧洪武初分教邑庠徵授四川榮陽鹽井陞茶鹽

都運使經歷冰蘖之操彌厲有詩文集宏治志案鹽井下常有脫字

尹純字務厚山田人洪武初分領本縣學教事陞上海教

諭嘗捐己田作陂以利耕種鄉人名曰尹公隄宏治志

梁潛贈歸教上海序云泰和尹務厚先生今年夏以編纂召入禁林尋以老病得賜告歸教上海皇上年復加賚

予眷待優至人皆為先生榮之先生嘗名其軒曰蔗境既又自號為蔗境翁於其去潛送之城南門外相與酌

酒為別遂進而問之曰昔人有言仕宦如顧凱之啖蔗漸入佳境者蓋以遂巡卑秩而躋於顯榮沉困澹泊而

入於甘芳此雖常人之所羨而亦定分之有命者不可強而得也苟得之斯謂之蔗境矣今先生以七袞之年

窮一經遭明盛之時曾不見試於公卿之門出入臺府之閒吐氣獻計以裨夫聖政之萬一徒低徊下位僅

自守既無以加乎人又不能裕於已乃尤以蔗自啗抑獨何也豈澗步長趨之難追而倒行却步以自快耶言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未已先生撫手大笑曰予與子處者素矣而猶言之若
是况非素知予者宜乎其喋喋哉雖然予秉節亦何嘗
苦也予始冠值元季兵亂奔走逃避於亂者無甯日幸
干戈底定始知挾册呻吟以為苟安計既而予有子
又孫沐太平之膏澤進秩文學亦足以自高矣且脫畧
不羈可以逸其老酣暢自適不為曠其官後之樂過乎
前今之得加乎舊此予之所以甘心焉者孰謂非蔗境
耶縱九鼎前呈吾不以易此也然則吾之裕於己者至
矣而奚以加乎人哉言已復浩然笑去不顧予聞之斂
容而嘆曰蔗境翁有味乎其言之也易所謂苦節不可
貞而有甘節之吉顧予何足以知之泊菴集

蕭介字安石寺下人嘗從劉子彥習詩尤工楷書洪武十

五年任解州鹽課使提舉轉廣鹽倉大使有海天長嘯

集宏治志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洪武末舉明經為霍邱訓導太祖問

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

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紀善建文元年有告
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王得免改衡府紀
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藩是修留京師預翰林纂修好
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
事者爲所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京城失守留書
別友人楊士奇等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
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九燕王卽
帝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勿問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
苟得也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烈女不慮生
死故行無不果嘗輯古今忠義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

泰和縣志

卷七

列傳

正傳

五

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揆筆立就而雅贈條

達初與士奇縉靖及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臨難惟

是修竟行其志云

明史 乾隆志 按萬歷志 是修爵譽

錄所著有芻蕘集 觀感錄 綱常 懿範 等書 所薦士 梁潛

等皆知名 當時正德末邑諸生 彭邦瑞 獻詩 通言 時事

有一民尺地 歸英主 白日青天 見此公之句 始祀鄉賢

萬歷七年 邑有司爲之表 其里又康熙志 稱是修子 轅

蘇州訓導 萬歷中 族孫 應鰲 刻其遺集 其自經之帶 猶

世藏之 又人物志 載是修所著有詩集 義論 語類 編廣

衍太極圖 邇言 家訓 芻蕘集 進思 集綱 常懿 範等書 今

傳者爲芻蕘集 又人文紀畧 稱是修 謂國學 縉於聖廟

東廡下 與明史 異附 有備考 按 雜聞 源流 錄稱 是修

居恒汲汲 誘導人 善人有過 失多爲之 隱以是 無少長

貴賤咸樂 稱之爲 文章 援筆 立就而 雍容 雅贍 詞理 條

達著述 吟哦 不虛 寸晷 云 崇禎 末 補諡 貞毅

自記 舉岡八 詠云 舉岡八 詠者 何予 所卜 泰和 之居 既

成卽其 勝而表 之以 寓夫 雅尚 之興 也入 者何 舉子 岡

池人石 奉祠墩 厚本 堂寫 經軒 洗硯 池演 清橋 湧翠 亭

也築于 岡者何 是邑 諸山 之高 圓而 秀特 者皆 以岡 名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而舉子立名之故則不可知也仙人石者何舉岡之南
 有陵周道經其麓陵之上石二相距邈尺俱平而長
 石之上理有巨跡各二前相跟跌蹠甚悉而肖
 視其質生於自然固非珠鑿之所為者奉祠數者何
 予初任周府奉祠高子輪來省當告歸命即居之左水
 所合流之處築墩以名之厚本堂者何舉岡之後居
 置田以供歲祀因以名之厚本堂者何舉岡之後居
 宦遊時妻子所營聞其高朗完固喜之而命以名其
 若曰祖者人之本而啟基者又此創始之本至若耕
 讀以爲治生之本種植以爲利用之本積善以爲傳
 之本事以上以敬爲本接以下以怨爲本祭祀以誠
 身處家以忠正勤儉爲本凡此者皆所當厚也寫經
 者何予平居之日志存典籍論語集義大成綱常史
 爲簡徑以便童稚若類編論語集義大成綱常史述
 蒙法語廣演太極圖相山經濟世新方等編皆於軒
 手自纂輯而成因以爲名山洗硯池者何舉岡之
 可測泉出其間予嘗洗硯於此因以名之演清橋者
 居之東林壑網繆百泉涓涓會而爲溪其大者則出
 洗硯池之石竅汪洋澄澈可沿可濯取演其清派以
 之也湧翠亭者何舉岡之居山盤岫迴原隰平曠洪
 甲子初爰度爰構於是基址田園溪池林路各得其所

羣卉百果靡不畢植越十年餘雲蒸霧滃鬱然與武
 浮嵐暖翠隱隱相接作亭居之於戲予先世遊金陵
 公山爲翠浪湧之說以名之也於戲予先世遊金陵
 是邑之爵譽里徙灘江至予凡七世又徙陽岡覽山
 之迴環念經始之遊者莫不說而賦之今年予備員
 邑儒林文士之來遊者莫不說而賦之今年予備員
 府留居京邸進講之暇詢及曩者林棲因舉八詠之
 達於王蒙賜大書厚本堂三字復賜湧翠亭額詠子
 岡詩於是朝之名士大夫繼而作者非一尙冀當路
 文雅德君子好善而忘勞者益爲之詠歌以慰予懷
 無愧於曩哲而有勸於來億是予之志也芻蕘集
 與方希直書云纂言開館者君上之事也敬事後食
 臣子之道也立綱陳紀量材任事者總裁之職也旁
 廣掇詳悉無遺者同寅之務也先生以文行純誠黼
 聖躬首承明命獎率善類領袖斯文足爲名教之光
 負士林之望實千載而一時此衆人之言也如區區
 賦性疏坦爲學謝庸然嘗潛心追討或有寸得又不
 輕日售露以爲古之學者爲己故中心退然不求
 人然或間有黜契而頗相知者又未嘗不深感而長
 之於心也曩者王官均蒙勅問忝在異等之列未幾
 有入館之命得陪諸君子函丈之末靜而思之自非
 則受知於皇上二則見察於師友類應其能然乎當創

始之秋輒辱先生之知而委以修德性一類以備呈覽
非敢辭也然愚嘗請以德性問學等數類併考之則得
以校量輕重而彼此自分不致參錯未之允許乃僅以
羣手所取所謂德性者畧加續述不過目視其矩矱隊
仗若此可否則如何耳然自好自用者固不能無側目於
其間者矣且初以摘句取義既而又以成章取法夫成
章之法既行宜摘句之義不侔也為此事者惟當集眾
人所長以君命為重以盡己為心鋪陳布置不厭百改
期底於度而已又何可以一時得失計而為之許與哉
鄙委以同考史類殊荷愛厚且促諸公勤力廣取俟正
然以愚見今采書未有涯際且促諸公勤力廣取俟正
且之後稍見次第則擇可者數輩分整理既畢則又
互相檢刷戒約偏見疑似必舉而折衷之然後總裁先
生通加揆正則眾長畢效矣又况是編係一朝之製作
必不宜踐古人之成述而效其輦捧也今凡例若每章
而居然書之然後注書名於尾則不異於萬卷菁華之
屬矣若每類居然後注書名於尾則不異於萬卷菁華之
與真西山讀書記矣且欲御覽有益必得開卷了然易
見然後為便豈若學子誦數十條然後見右為某類乎
鄙見如此常願過從細議以聆所教又不得良間茲以
嚴命所臨無以自達聊憑楮墨少抒愚衷亦恃以先生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七

之見知而亦自以知先生者決非若餘子之勢交利合
貌同心異反側莫據者所可同年而語故不覺其羸縷
幸察而諒之既捷也芻蕘集一在位縉紳激於致身之義抗志
靖難兵之既捷也芻蕘集一在位縉紳激於致身之義抗志
而慘歿者不可勝計乃周龍蟠先生獨肅衣冠躬告先
聖盟也雖與採薇比節日月爭光可已玉曩先生入白門泮
此志也雖與採薇比節日月爭光可已玉曩先生入白門泮
宮拜瞻顛祀夢寐若睹無何承乏西昌實先生所手書
也春秋舍奠於堂則又徘徊而一不忍去舉先生所手書
致君訓後之論禔躬衡世之旨一從裔孫銓部章南
公處反覆展玩曩之所夢想與游嘆息於不及者今且
親炙矣銓部公奉所遺言不啻什襲製為三卷敢拜手
以跋夫先生者綱常為擔承生後學之贅顧非以後學而
論先生緣國公以後一人何藉後學之贅顧非以後學而
者母利疾毋威惕母冥墮行母皎皎要名庶幾聞風
而興起乎不則先生且竊笑而擯斥之若蘭艾然矣敬
書數言以志景仰之私躬逢之盛云爾若曰闡揚幽芳
則無取貂續為也康熙志行狀云君諱德字是修
吉之泰和人也其先世有諱矩者在南唐為僕射兼西
臺御史由金陵徙泰和之爵譽里家焉僕射後八世至
潭州主簿榮中自爵譽徙灘江又四世為月溪先生即

君之高天大父也月溪生貴禮貴禮生邦賢邦賢方壯適
元季天下大亂奔走無甯日嘗一日盜至邦賢相失誥與
譜及僕射公夫人封誥夜走五雲童僕倉惶相失誥與
譜俱失焉邦賢憂鬱成疾積歲餘而沒是時盜益熾君
年方六歲髮首孱然與母夫人彭氏居稍長俾受教於
鄉先生胡楮樵寇至則避寇去則丞往學居數年彭夫
人卒君笑然遂以孫女妻焉四方兵定廼創居於舉子岡
謹飭其行遂以孫女妻焉四方兵定廼創居於舉子岡
為軒一楹題曰寫經軒環植佳菓雜以松篁花卉滿匝
蒼翠鬱然君曰與國子學錄蕭子所往來相講論凡十
餘年薰融暢達既騫以張落筆為文頃刻數百言蓋駸
駸乎作者矣洪武乙亥春月有以通經薦於朝授霍邱
訓導入陞辭高皇帝目之問曰汝年幾何君頓首對曰
年四十曰家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帝喜留之翼日
教授周府奉祠正踰年丙子三月從王出巡漢北渡黃
河歷大行東北入鄆過趙襄子故都為文以弔古情
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觀蘇李
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蹟一時豪氣橫放襟懷盪滌思若
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而遽成七言四
韻王深嘉之洪武己卯還朝陞衡府紀善與纂修於翰
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見用事者誤國輒面斥之不少
貸歷四年間靖難之師駐金川門遂入應天府庠自經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美

實洪武壬午六月十七日戊辰享年四十有八嗚呼痛
哉生子二人長曰輪次曰轅女五人曰清嬌淑嬌已適
名家子濳嬌濂嬌淋嬌皆幼在室君文平好學不少倦
每退朝之暇即伸紙濡毫為鳴聲川放而注之海也
夷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若三峽東百川而愛也君立志
若寒谷春回萬卉皆萌生意各具可玩而人之善惟恐未
甚高不隨俗以為同不立異以自銜揚人之負以志節自
至去亡之不善惟恐未力奮然以古人之自負以志節自
與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烈死節不
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不
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
所著述有類編論語二卷廣演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
及詩譜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
篇詩文十餘卷皆藏於家歿三月其季子轅來京師收
骨返葬於鄉之仙藏於家歿三月其季子轅來京師收
志積學有素矣學未盡行志未盡伸而遽焉以歿存也
命也耶然節足以勵世文足以傳後即千萬世猶存也
餘何論焉余與君生同鄉知好特深故即其銘於當時
傳撫其平生之大概為狀如此以授轅俾乞銘於當時
之大人行先生云泊菴集揚士奇作傳云周是修諱
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
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修之所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五

自出也是修少孤奮自奮於學從遊鄉先生胡渚樵渚
 樵妻以孫女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
 邱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高皇
 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
 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
 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是修
 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
 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
 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
 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
 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
 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
 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
 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
 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
 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類編廣術太極圖
 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藹蕘集進思集是修汲汲
 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
 親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
 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十有
 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

王韶字九成自幼孝親年十三隨父出遇盜執其父將殺

之韶冒白刃抱父號曰甯殺我盜不忍舍其父去又有

讐家欲殺其父尋之不得竟欲殺韶或曰是嘗脫父於

盜者奈何因讐其父而忍殺其子乎遂釋韶 康熙志

康漢字魯章有孝行父病痿常侍湯藥不懈歿廬墓三年

一夕寇至伏地號曰家財悉所欲取惟無驚吾先靈與

老母耳寇哀其言棄去晨起必焚香告天以祈母壽及

母喪哀毀如喪父時 康熙志

歐陽銘字日新東廂人以薦除江都縣丞兵燹後民死徙

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有繼母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厠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卽市之以輸遷知臨淄常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答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銘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答耶銘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為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銘為治廉靜平恕暇則進諸生講文藝或單騎行田間課耕穫邑大治秩滿入覲卒通志 乾隆志 按宏治志稱銘疾首薦薦應詔授臨淄縣丞陞江都知縣不受私謁有古

泰和縣志

卷其

列傳

正傳

三

循吏風此作除江都縣丞疑脫誤楊士奇書其傳後云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獨記其角時聞於族姻老長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不忘者曰先生十餘歲從學陳海桑於清節書院凝然羣居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嘗一顧暮歸挾書冊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不然哉稍長道旁觀者嘖嘖指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不然哉稍長日以所業就吾家質望之平洲諸老先生天分絕出諸老皆樂為之傾寫每至未嘗以事廢講論率抵暮或夜盡二燭始送出康山長宗武汲汲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親與先生相講說確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有志於學者率就先生執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饒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列既別山長竊嘆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為吾州稱先生為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天朝自先生始士奇年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愛而教之數日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首取無難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兵亂不可得僅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篇其論議根

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平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恨生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事於後庶幾小補之云

東里集

余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建文初修太祖實錄用薦入翰林充編纂官尋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永樂初改編修簡入內閣典機務累陞論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嘗為掩覆之六年帝北巡命與蹇義黃淮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為也太子稱善初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尙書呂震請勿罷朝賀侍郎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賀尋進翰林學士改在春坊大學士仁宗卽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人言懋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並賜緡愆糾謬銀章得密封言事進少傅兼兵部尙書待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

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勅引過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瘡痍尙未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書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是年賜璽書製楊貞一印賜之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時交趾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沒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士奇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於是棄交趾罷兵歲省軍興鉅萬尋勅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母論奏帝以四方屢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虧額者士奇因請並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寃滯汰工役以廣德意踰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

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英宗卽位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領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皆先行進少師乞致仕不允勅歸省墓未幾還初正統初士奇言瓦剌漸強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大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况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名臣九年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次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子穉以廕補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司事

明史

乾隆志按通志正統時內閣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楊榮曰東楊而博嘗自書郡名曰南郡因目爲南楊又萬歷志稱士奇貴極人臣隱約一似儒生其操持正直莫不敬憚及至取士論人率多平恕常語人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次子穉以廕爲尚寶司丞仕終南京太常寺卿長孫昱太僕寺丞所著有沙羨稿石臺藁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祀鄉賢國朝雍正二年崇祀歷代帝王廟配享春秋並給帑修祠墓明仁宗賜諭德楊士奇藥詩云聞卿疾未愈常震時不忘每圖通神術詢訪求名方偶得仲玉秘經進稱其良妙品親團製奇効難盡揚臨寢茶清化日夕服卽康又賜詩云奏使回至京恭省聖躬甯湛思有所賜驕出帝廷予心喜無際士表據衷情撰述須博達非爾何能成又書懷示學士表據衷情撰其疾詩云朝退坐寡默中切夙夜思六御在遠外未聞凱還期寢食弗遑甯定省五旬違邊報久不至軍情杳莫知卿疾弗藥否相見當何時忻戚心所同細爲籌量之存問近頗稀于今遣疾久未痊且夕勞予思亦抱微康甯早來茲又重陽日賜侍讀梁潛學士楊士奇詩

見梁潛傳後以一五詩仁宗爲太子時作明宣宗賜
大學士楊士奇詩云在昔聖賢君皆有輔弼良矧余德
非薄嗣登九五君萬邦萬邦林生齒繁何以致之
豐足而咸安風夜惟勤念康濟推心傾誠任者艾卿起
逢掖升詞垣祗事祖考多歷年論思贊輔秉直道青坊
玉署皆推賢官秩愈崇心愈小一意操存不知老布素
夙期無改舊俗轍門墻淨於掃於上爲德下爲民夙志
挺持希古人予心圖治資卿輔予職有闕需卿補卿亦
殫誠副虛位大江之西南斗旁奕奕廬陵忠節鄉代有
舊者皆顯昂昂哉在廷茂樹勳前後簡冊齊芬芳

尹昌隆字彥謙灌塘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
改監察御史建文初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
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
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
幾今乃卽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
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雷

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
幾以地震上言謫福甯知縣燕兵旣逼昌隆以北來奏
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設蹉跌
便舉位讓之若沉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爲黔徒布衣
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貸死
命傳世子於北平永樂二年冊世子爲皇太子擢昌隆
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
改昌隆禮部主事尙書呂震方用事性刻愷當其獨處
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
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搦
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託

宮僚陰欲樹結潛蓄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起復謁震震温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帝凡巡幸下詔獄者率與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為長史坐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辨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

云明史乾隆志按萬歷志昌隆為御史時巡按閩中嗜慾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既而京師地震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延臣憾之黜知福甯縣坐中使誣咒咀下獄永樂初改北平按察知事時皇嗣未立武臣有言漢王有扈從功者上猶豫驛召昌隆至叩首曰長嫡承統萬世常經由是仁宗得為皇太子進昌隆中允竟因漢王讒黜為禮部主事及谷王謀逆事覺震陰令女習昌隆字雜獄詞中誣昌隆與同謀坐棄市後震死仁宗聞之曰是曾殺朕師者訪昌隆子得灑命大學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士楊士奇字之賜御馬遣歸於是寬狀得暴蕭子上贈昌隆歲貢序云士君子負妙齡清修之資卓犖宏偉之器樂育於鄉校明經修行真踐實履以造乎中正闕域積勤之至進進不已一旦於經則義理敷暢於行則日加謹飭無盛麗紛華外慕而有恬澹芳潔雅操不求異於人而自不能不異同列信之族里稱之父師器重之闔邑之人敬慕之若此者殆千百人中無一二見也西昌灌塘尹昌隆字彥璟故家才子也選充邑庠博學弟子員聰明沉悟勤慎莊恪有得乎程門涵養須用敬工夫書則肄業芹泮夜則寓於城東慈恩梵宇篝燈危坐朗誦不輟每至夜分方就枕席及曙鐘一鳴則攬衣而起率以為常由是博洽羣書出入子史百家靡不貫串諸濟輩有質疑難者咸推服之洪武庚午家靡不貫彥璟以祖母憂去今年秋有司舉赴江西鄉試一邑之人識與不識皆曰彥璟必擢貢無疑已而竟不偶人咸咨惜其枉而彥璟恬然自若不以得失介懷噫彥璟何以得此美聲於人人哉良由秉彝好德良心人之所同然也無何邑庠推議以充歲貢詣京師余以師友交契之深不可無辭輒諭之曰廟堂梁柱必資用夫樞機豫章然非徂夫珪璧瑚璉然非崑岡元圃追琢璵璠則不薦必登進夫珪璧瑚璉然非崑岡元圃追琢璵璠則不足以及名至寶今彥璟年纔二十有四大器不在速成未

可處以為晚茂膺春官森舉對揚聖天子休命山是亨
奮雲衢出於科目之上未可知也含章蓄耀將來登龍
虎榜上第選鷓鷯序班行亦未可知也余雖老尚拭目
以觀其盛焉尹訥菴遺稿附錄附楊士奇送其父
能敬詩序云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
皆尹氏其世為鄉之望其人雋爽傑特多有用之器其
老成愿謹吾心所熟者能敬甫表然者也敬甫平居
接人恂恂至遇事氣義磊落落嘗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
於中至乎晚節仲子昌隆撥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為
能敬甫榮乃獨歎歎持恭遜以善導其子孫日勤不懈
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
盈歉無復故態者視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
日與摛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
慨然自念吾奈何違吾親坵壠棄吾子孫之訓教而忘
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
士嘆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
其近之歟而厚於倫理孳孳焉要為合於中行者故相
率為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為序云東里集
昌隆臨刑血詩云吾今四十九年春豈料奸權害此身
虎穴定為冤枉鬼雞窗空作讀書人妻兒那忍肝腸斷
兄弟難忘骨肉親寄與家庭
諸長者吾今有屈屈難伸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郭餘字慶宜洪武間徵論道之士應詔授廣東按察僉事

有禹貢傳註詳節行於世 林志

歐陽源字允清蜀江人明初應聘為涑水訓導革除間嘗

上言大計不報追論謫戍興州 萬曆志

陳仲述名繼先以字行登洪武進士授監察御史篤志潔

修居官十年一布被猶書生時故物時進士名能古文

者皆推仲述懿文太子稱之曰陳古文既卒無產業子

賞力學無資鄉人易之表兄梁本之混旦夕督勵得登

第官廣西按察司僉事其清苦一如仲述卒益貧無以

庇妻子部使者黃翰至泰和感夢為之復其故居 萬曆

楊士奇送陳賞南歸序云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
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科第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

詩書行義相高又為姻好不絕贛州路推官冢嗣湖州
教授實先待制公子壻而余又陳之出也兩家中更亂
離殘壤之餘高門大第莽然瓦櫟之墟其子孫猶有不
墜詩書故習者誠先德之遺矣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
史仲述博學清修為名進士為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
沒也無以為斂一子賞蚤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
歲能究知其父之為人刻志讀書勵行以求不辱十五
挾冊往教南村北疇以謀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
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恭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以苟
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妄處里之賢者固以賞為難
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賞皆不顧方子子走數百里
求師而學焉弱冠遂選鄉貢於乎賞可謂難矣邑人之
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子弟有如賞者乎今年賞會
試禮部不偶而歸察其意無有所不憚吾不患賞之歸
不能安乎貧賤者吾懼賞去此而畫焉夫吾兩姓之子
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不自見如有之安知其不能
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多矣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
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賞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
一鄉之善士為未足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
古人行一行必求不倍於古人誠於其內而為之不倍於
焉未有不至者也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三

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兩家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為我語之東里集

王復元字子復灘江人洪武丙子鄉舉後四年試禮部授

化州學正績最陞北監博士剗削鋒銳務為和易預修

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書成受厚賜以風疾不起卒於官

為人儉約質率無崕岸嗜為文章所著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弟敬先率直闔爽悖義薄利初為宜章訓導陞岳

池教諭化導誘掖所至政績懋著卒於蜀

楊東里集

梁潛榜姓鍾字用之蘭子舉洪武丙子鄉試授四川蒼溪

訓導以薦除知四會縣改陽江陽春皆以廉平稱永樂

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擢修撰陞侍讀尋兼右春坊

右贊善代鄭賜總裁永樂大典帝幸北京屢驛召赴行
在十五年復幸北京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翰林獨
楊士奇以潛副之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令旨謫交趾
數日後念其有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太
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逮至
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

由潛然卒無為白者俱繫獄或毀冕放恣遂并潛誅
乾隆志按潛所著有泊菴集王文端直為序稱其少從
王子啟受詩經又從陳仲述學古文侍仁宗在東宮監
國時所言皆本於仁義仁宗嘗賜詩以寵之明仁宗
居東宮賜翰林侍讀梁潛學士楊士奇詩云儒臣承簡
擢職業在掄揚贊輔言皆正疇咨論獨詳清時當泰運
佳節又重陽舉酒同歡祝吾皇聖壽長時永樂十五年
明仁宗冬至日賜贊善梁潛詩云侍從有嘉士朝端斯
得人夙昔自卿至接見情益親旦夕資論納豈獨詞華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美

新仲冬風日暄和氣如陽春湛湛樽中酒歡然對良辰
王直恭題仁宗皇帝賜侍讀梁潛詩後云右重陽冬至
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
五年太宗皇帝復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今
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時為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右贊善皆留
輔導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潛亦兼右春坊右贊善皆留
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辭雅正所言多契於上心
上深重焉二詩是同時賜者皆上所言多契於上心
則知臣潛之所受賜不苟然也明年臣潛坐累赴北京
以卒而諸子不在側於是二詩皆失之雲漢之章奎璧
之文必有麗終不淪晦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
者皆深惜焉今年臣潛之子蔡會試來北京記憶聖製
求吏部郎中程南雲繕寫成卷俾臣直識一言臣謂孔
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百世之下不必見其書凡經之所
予者莫不以為榮今宸翰雖逸而睿詞具在所以寵嘉
梁氏而貴飾之者豈有窮哉梁氏子孫尚永寶之
菴集附錄 潛父蘭病中得其北京來書因便示子詩
云蕭然臥病室南隅賴有諸孫問起居原自問閣踪跡
少轉於朋舊談笑疎餘年止飲瓢應棄近粗安藥未
除底事老懷能慰藉扣門人送北京書 書來萬里報
平安抱病胸懷取次寬首報遠夷俱入貢中期老父倍

加餐新分馬乳偏能飲舊賜貂裘不怕寒兼說冷官多
述作賦成早晚寄書來揚士奇送還蒼溪序云吾友
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甯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
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
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闕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
節奇偉博瞻之文而不階顯庸乃獎獎然以一校官走
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
耶用之方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感之意見於
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
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
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
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
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
行也吾何窮感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
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感感於中即余
曰人賢父母之志固有所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
其志可以為孝朝夕云乎哉於是眾皆知用之能躬夫
一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為詩送其行而
余為序云東里集按鍾潛用之節梁潛也

梁混字本之潛弟天性至孝幼嗜學日夜研鑽傳註遂貫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通經史歷瑞州溧陽學官陞蜀府紀善改魯府卒於官

所著有坦菴集子栗字叔莊官國子學錄有文名宏治志

與河弟書云今年春公延書中微示相規意未知吾弟
然乎否也別幾兩載聞吾弟作文學書駸駸乎不類舊
常混甚喜而愧弗及也使吾弟挾此以步武交場延譽
縉紳即未嘗不可矣然此特今人事非古人之先務也
蓋古人之學修行為本本文藝事次之若違本而事末雖
綴班馬之文辭亦何足算哉今有一人焉孝弟行於家
撫謙表於里間持身如拱璧惟恐或玷學問又甲濟輩
必有揚之者曰某不可以尊常目之也將不亢其宗乎
又有其人焉磔裂古作挾拾陳言抽其華置齒牙間為
取青配白之文畧可人意見庸人瑣子輒號於眾曰是
有學者也己亦以庸人瑣子自負悻悻駕人慢師友輕
同列甚者藉虛聲為階利之媒躬為市井之行而不顧
必有疾之者曰某肆行可愧者也將不危其身辱其親
而莫之救乎嗟乎始之立心理欲之幾判不容髮終之
成人善惡之歸復隔千里矣雖然牛山之木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誠可哀已然豈無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哉未
必終濯濯如也苟能申短矐戴仁義以檢身寡嗜慾以
養心則有不為君子之歸者蓋渺矣又何古人之不可

追哉近以事至京師於親表中聞吾弟行事將有類所云後一人者噫果言之者真耶抑傳之者妄耶吾叔之盛德不宜遠有是耶衆方崇其咎於混曰汝修撰兄與洞不相知者十餘年矣汝素與之講學又亟稱其賢今若是今若是汝不言而誰言嗚呼混尚得以無辭乎嘗記先叔府君臨沒時執混手曰汝兄弟皆宦途人惟一子熒然其成立未可知也此時叔母與吾弟皆在側吾弟雖聞之不如混知其言之可痛也今吾弟雖知其言之可痛而混兄弟遠在天之涯地之角又不常得相親無分寸之補矣然則今日聞而不可以告者不仁也知而不能改者不孝也此咎將誰執哉以吾弟之聰明宜必有所思當求其如前一人者去其如後一人者則祖宗父母幸甚兄弟幸甚衆又曰聞令弟負剛氣者也手于書其不口練之如泥不止也混曰吾弟非越人關弓者混固當涕泣而道之餘不暇計然此不徒爲弟陳也有猶子曰果者亦以是告之 垣菴集

龍說字子與武溪人從劉雲章受易善講太極圖學者酒

然忘倦爲文章以理爲主操行端潔雲章沒心喪三年

龍泉儒學聘爲訓導師道尊嚴生徒敬服 宏治志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卑

梁棻字叔車潛子正統元年由進士爲刑部主事善辨冤

獄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布政使將士多殺良民報功棻

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全活無算田州土官

岑鑑兄弟相讐棻爲解之却其厚餽撫服梗化女土官

民夷服其信義終浙江布政使棻兄果字叔蒙爲侯官

令時沙縣民反據險設伏官軍患之諸藩鎮檄果往果

徑入賊地呼與曰汝本良民何爲此此必有脇之從者

今大軍來果能自新卽轉禍爲福衆皆稽首來歸 明史

隆志按宏治志載棻官廣西布政習知夷性廣莫不可

緬以法往往簡節疎目撫之夷大悅服未幾以才堪治

劇薦浙江左布政使操守益堅持行益謹天順中入覲

恩賚甚隆清操粹行爲時稱最滿九載卒於官著有私

軒集又宏治志載棻弟楫字叔濟歷官太平知縣晚年家居著述甚富

宋琮字萬鍾洪武末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與尹昌

隆同登第授御史以忤權貴出知永福縣都御史奏留

之復職尋以誣繫獄得白罷歸續由薦舉除海門訓導

九年滿考陞刑科給事中差撫荊州歸省左遷詹事府

錄事留春坊點書陞翰林檢討致仕

三十年會試第一北士無預者琮善易學悵然曰翰苑

當有厄吾其竄乎既而諸生言劉三吾白信蹈等南人

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有言信等故

以陋卷呈由三吾等囑之也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

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親策問更試擢六十一人皆北

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攀援宣德中以檢討

掌助教事卒之前預刻死期或叩之以休咎輒不應

周是修送之海門序云天下之山發乎西極播乎兩間

為五嶽為四鎮為岷峨太行為叢峰為疊嶂為長陵為

大阜鍾奇獻秀蔚乎其可觀是山體之正而得其常者

然也及其為羊腸為複棧為懸崖為絕谷崎嶇帆喋嶮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聖

乎其可畏是山體之變而不得其常者然也天下之水
亦然源乎崑崙演乎寰宇為五湖為四海為江河淮濟
為修渠為廣川而得其平者然也及其為飛龍為激溜為
奔灘為怒峽咆哮衝決洶乎其可懼是水體之變而不
得其平者然也雖然山水隨地之夷險而為之正變變
而正正而變變而復正不一也而山水之處於世也亦然
若君子生於華夏出於名門秉聰敏之姿得淵源之學
其才優其德盛起而用於時為循吏為良輔為抗直為
忠勇義烈立紀綱繼往開來秩乎其可宗是君子之
卑屈懷瑜握瑾默守幽還媿乎為志士之所嗟惜是君
子之道之末達而塞者然也雖然君子之道隨命之屯
亨而為之通塞塞而通通而塞塞而復通不一也而君
子之為君子固自若亦終不以是而損益輕重也契斯
旨者其惟同邑宋萬鍾氏乎萬鍾由成童補邑庠弟子
員既而撥巍科躋臚仕為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
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
年旁求俊乂列於庶位邑大夫復以經明行修強起而
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學博交游士夫莫不以其位之
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不得大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

如於得失憂喜畧無纖芥之動於中而形於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於是也况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優游厭飲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強仕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晒夫交游者之惑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

芻蕘集

姚與成與曾克偉同居秀溪七歲時長者命對曰階前文武花初發卽應聲云山上君臣藥已生聞者駭賞年十九與克偉同鄉舉明年又同登第與成授戶部主事出按直隸諸郡有廉能聲歸奏對稱旨賜圖書宴賚特厚卒年二十七克偉任御史按湖廣福建山東浙江遼東等處風聲焯焯以事謫戍用薦復起爲刑部員外郎丁憂奪情起復授龍州同知歲餘授例歸朝未行卒

萬歷志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聖

劉子敏劉家岡人父壽叔雅志林泉敏其第三子也洪武末爲山東道御史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爲侯官令又言事降侯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永樂初徵拜河南道御史尋陞山東按察副使改湖廣廣東以疾辭歸

萬歷志

蕭用道字坦行岐子建文中舉懷才抱德殿試文章擢靖江王長史召入翰林修類要燕師渡淮與周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永樂初預修太祖實錄改右長史從王之藩桂林嘗爲王陳八事曰愼起居寡嗜欲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扑之刑無侵下人利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

獻後乞疾歸卒於家

參通志明史鮑恂傳周是修一

領職隨王留京師官舍在紫垣之南金河之涘左瞻阜

門之岿嶢右屬公車之肅穆鍾山之雲西苑之樹青簾

一捲圖繪宛然天開蓋地之最清切而爽塏者也坦行

以強仕之年任膺匡輔剛腸直氣貫乎日月然公退之

暇性喜閑適以戶庭舊制北瞰通衢頗逼車馬之喧於

定居之明年夏六月甲子拓舍東眺陽之隙掄材命工

構軒四楹高一丈有奇深逾高之二尺廣如深之數上

則編竹葺茅為蓬以覆焉旁則織葦附塗而代塲以楮

既成瑩白玲瓏隔離塵襪每與同里周是修楊士奇二

友徜徉其間穹乎泊乎恍若乘扁舟而浮游乎巨浸風

恬浪靜煙景澄明亦不知跬步之外之為名場為利路

也因顏之曰一蓬命是修以記是修以坦行之處而學

也俗固予之所知而眾以予為有同焉者予未之自避

也出而仕也發憤之忠有挺拔之節亦予之所知而眾

補於聖明退讓之忱實無望於利進也及其朝回而容

於斯逢之中也軒窗籬落之澄潔几席琴書之典雅高

情凌厲乎冰霜逸興飛翔乎寥廓亦予之所知而或不

識予之有同焉者予則竊自避焉言未既士奇作而誠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聖

曰子以直史公之名軒其寓於興也如斯而已乎夫軒
以一蓬名公豈不有見於古人所謂君猶舟民猶水之
戒而思兢兢然以惕厲於抱忠質乎明主力於巨川之
乎豈不有志於古人所謂抱忠質乎明主力於巨川之
道德之旨展彌綸之士抱忠質乎明主力於巨川之
澤於天下乎矧皆士君子知務者之當然乎窮民期膏
之軒曷不營之於昔者滄江白石之間而獨建於金馬
玉堂之側乎不勉於夫二者以副士望而徒曰吾以疑
之似而已又曰吾以莊子虛舟之說為况而已不幾於
遺世而昧於素位之道乎予與坦之行俱笑而有所難
者始復之曰子之言然乃次而書之以為一蓬軒記
芻蕘集按一蓬軒在京師為坦行寓居因記內所述
有關蕭氏平生學問氣節故附載於此楊士奇撰墓
表云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
鄉里便醫藥忤旨降宣府鶴兒嶺巡檢至宣府疾日益
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江時
自度疾不可起預為墓志追易簣之前二日取酒觴同
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歸無遺憾
之意其可為達也矣既歸葬於鄉後廿有三年其子
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甫兄弟在鄉里
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甫者獨士奇深比
五六年士奇兩扈從巡邊至宣府經鵠兒嶺下馬入巡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雷

檢司顧其山川景物點然蕭條莽蒼而追思坦行甫
 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徊感惻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
 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叔諫之裔世家西昌邑
 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朱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
 靜安祖方平皆通儒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耆稱正固先
 生尊為經師嘗徵至京大祖高皇帝與語重之特授潭
 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栗園里元
 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字用道
 後以字行遂別字坦也羅氏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
 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為文滔滔
 咸有根據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皆
 就坦行甫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
 抱德者吉安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德王好學得
 翰林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德王好學得
 坦行雅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修類要太宗
 文皇帝端內難之師已渡淮在延公卿倉皇失措坦行
 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
 書下廷臣及兩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令人
 顧所論吾過則改無則加勉語者愧而止文皇帝既
 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錄坦行甫與
 焉事竟賜鈔時詔百司復舊制罷直史司為諮議所改

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為長史司遂陞右長史授奉
 議大夫永樂元年從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
 需下有司備其後凡祭祀之需府寮屬皆勸王下有司
 備坦行曰初至倉猝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
 祀神在致吾誠使人代備物非誠况未請於朝而擅使
 民非制乃止後坦行進表詣京師王府竟下有司備祭
 物事聞長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
 言於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啟陳
 入事曰慎起居寡嗜欲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扑之刑無
 侵下之利常接府僚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
 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王問四門之
 名遺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
 智之德即信在其中王又問古人行事多不好名何也其
 以譏坦行履有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好名與實警諸
 影與形有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
 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覆敷其旨坦行負直
 已之實耳凡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行負直
 氣侃侃能面折人過失未嘗稍屈已求合一語不合掉
 臂去不顧而嫉脂韋軟媚人恥與同列事親孝以祿不
 速養在公遇盛宴饌未嘗醉飽於族姻有恩於朋友有
 信義性淡素一縷衣未嘗朝服公退布袍蔬食不改處
 士時為政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卷藏於家世之仕

者異輒不振久矣蓋士以氣為主而以理充之則無往不直考坦行甫窮之所蹈位之所施其正直剛毅之氣可爲仁且勇哉

東里集

楊相字之宜景行元孫幼端靜父思貽督教之十五以易經舉省試明年會試中副榜當授教官思貽奏臣之子年與學皆未可爲人師幸俾臣以歸教之庶他日不辱任使從之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相名在第一廷試二甲第一選爲翰林庶吉士時太宗銳意文學擇曾榮等二十八人讀書禁中賜第給膳十年授刑部主事勤職不怠爲人篤於孝友審於擇友有易義并文集藏於家

宏治志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直幼端重家貧力學舉永樂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聖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榮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帝善其文召入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五年出涖部事尙書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處之若素習者八年正月代郭璉爲吏部尙書帝將親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諫不從命直留守王師覆於土木郕王攝政已卽眞時變起倉卒朝臣議屢上皆直爲首而直自以不如于謙每事推下之景泰元年也先使使議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直率羣臣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涖天

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已而瓦剌別部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爲言帝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絕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太監興安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旣食其祿敢辭難乎言之再聲色愈厲安語塞乃議遣使命李實羅綺往旣行而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及也先使先後至直等固請乃遣楊善等報之比實還又以也先使至具言也先欲和狀直與甯楊侯陳懋等上疏請更遣使齎禮幣往迎上皇不許復上言今比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吳

然衆志難犯違天不祥彼將執爲兵端邊事益棘帝乃命羣臣擇使直與陳懋等請仍遣實已而善竟奉上皇還二年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直屢疏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虛實開導其善不許無何也先遣騎入塞以報使爲辭直與羣臣復請之上疏言陛下銳意治兵爲戰守計眞大有爲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爲寇宜勅沿邊守臣發兵遊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詢以方畧誠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善明年正月進少傅景帝疾亟直濙等會諸大臣臺諫請復入沂王爲皇太子推大學

士商輅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上皇復位
殺王文等疏草留姚夔所嘗出以示郎中陸昶歎曰是
疏不及進天也直遂乞休賜璽書金綺楮幣給驛歸直
爲人方面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
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
多出其手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
東王英曰西王直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
部益廉慎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
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其所屬賢否
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穰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
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爲尙書十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七

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帝優禮之免其常朝比家居
嘗從諸佃僕耕蒔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
歎曰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
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哉天順六年卒
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穰仕至翰林檢討亦以學行
稱曾孫思白有傳參明史 乾隆志 按萬曆志稱直性
甘淡薄居第陋隘歸休之日惟杖履
自適著有抑菴集長子穰仕爲翰林院檢討謙謹至孝
以哀毀卒穰子仁官至工部郎中有清慎名仁之孫肅
孝友篤學以鄉薦出爲莆田教諭應督學聘開館會城
八閩士子爭師之陞國子學錄門人私謚曰貞穆歸城
葬於檢討之壙龍洲上歲久墓界蝕於旁冢萬曆五年
邑令唐伯元清復之題曰雙賢之墓而載事於碑子姓
科第甚盛依思皆其後也 按舊志全錄明史前段附
載其父伯貞事甚詳與前伯貞傳同今故節之以免復
節處均依田志 錢溥謚議云天順六年九月吏部尙
書致仕王公卒於泰和明年其子穰告訃於朝得賜葬

祭贈太保仍命禮部翰林院議其諡曰夫有一代之偉
人必能輔一代治之隆而成一代制作之盛皆天所
遺非獨人致也昔我太宗銳意文治首選公等儲用於
翰林自授修撰以至學士進少詹而陞禮侍內預綸綍
之司拜冢宰而兼少傅遠是惟不乎英華出入乎經史是
朝著典雅文詞超邁古今含咀乎英華出入乎經史是
惟不言言可華國而傳遠是惟不乎英華出入乎經史是
如嚮遇皇上前率六師徂征沙漠而公則慮虜勢叵測
難以親追乃率眾疏留不從而遂致一唱百和靡然傾
儲而直則慮國本雖定中必有變乃獨蠅齶不能止而
卒遭廢置之難使其言皆得行則足以樹天威於不戰
保神器於不危矣夫佑護言路如林葉二都給事中
雖違眾而不枉其材觸忤奸邪如光祿余亨雖遭辱而
不淪其志謹飭簡毅不阿不激自然為世所倚重而况
其文章翰墨傳布中外勒金石載簡策而絃歌亦足
以敷宏至道贊耀洪床蓋國家中興自甲申抵今垂六
十年間而公則全預斯文之盛可謂德行事業壽考祿
位兼備雖古盛名臣何以加焉謹按諡法道德博聞
曰文守禮執義曰端以端而儷文宜兼而諡之曰文端
謹議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吳

陳一敬循之從叔幼與楊士奇同學於陳海桑謨相善由

薦舉為賀縣丞有惠政以直同寮寃坐罪歸萬曆志

林清隱後記云士能安乎其內而不為外物動即其身
所處不問於富貴賤貧夷險靡一不得焉若其幾於
之審養之素定不能也西昌陳一敬君其幾於哉君
疏達爽朗耿耿負氣義髻黜時喪其父已有志於
挾册從先生學士講說且學為文章傳道理弱冠出
里塾師以資養母所居在邑東有竹數萬竿中作小
為藏修遊宴之處然少所往來獨深與邑中陳孟省
獨與君交披肝膽相向莫逆也兩俗人不一直魁鬼
其意不擇時孟省大父海桑先生以道德為江以西
者所尊亦甚愛重君時來其家留坐小軒中為析性
道或淪茗或取酒相酌為樂因名所居曰竹林清隱先
生既為文記之居十餘年平川大夫聞君之賢辟為
博士使者奉書幣就其家起之西昌之大夫聞君之
者來曰吾邑之賢者吾不能舉顧令見舉於他邑之大
夫吾何名為波邑即躬詣其家請見狀其行義舉送之
夷僚不盡馴服君撫之皆得其意至令民意或有其所

適卽喟然以思曰安得復見陳侯撫我也君旣仕有民
人社稷之寄食有祿出入有與馬臺隸而其所自處泊
然蓋不異昔之在竹林時也旣歷佐兩縣輒罷輒復
窮歸視其家蕭然操畚鍤治園田布衣蔬食暇則取古
人書詩涵泳其中休休自足視鄉之宦達所得意非有
加乎是也夫能不侈於達者亦不戚於窮世之人一得
一失忽而爲虎忽而爲鼠不能不動乎中者要皆無所
見有所見或無所養養之而久久而定定而安則凡觸
於外者舉不足撓乎中也如陳一敬君可謂不撓者歟
君嘗與余交其女兄之子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告余曰
舅氏所存如此不爲書之可乎故書所知者
以附陳先生記竹林清隱之後 東里集

余學夔字一夔珠木人自幼喜學篤於孝弟忠信舉永樂
二年進士選爲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翰林檢討又
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永樂甲辰陞侍講修國史年
五十六以疾致仕家居以文字自娛歲賓興廣東聘主
考試稱得人卒年七十三有北軒集 宏治志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完

蕭省身石岡人永樂甲申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
誥命奏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爲例

居河南十二年繩豪滑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治
行稱最 參明史 乾隆志 按豫章書省身初由庶吉士
五十萬歷志稱其爲人溫雅端潔風聲樹於士人
楊士奇送行詩序云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
京師數月將歸素所交遊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
府爲歌詩贈之而余尤重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
其量與其學俱進也其所存靜而虛所持端而恭所發
公而恕靜則有養虛則無我端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
公則無間於人已恕則克盡於物情渾厚閑博之度雍
容謙遜之風望之而不測效之而不可及孰不歆慕
而願親之哉孔門惟顏子有之而已此豈徒慕悅稱道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己此豈徒慕悅稱道
之而已哉後世如黃叔度庶幾乎顏者也當時所與遊
者稱其汪汪如千頃波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吝之心
復萌非嘗得於薰炙之益而能爲此言哉省身識明才
裕懷端潔之操向溫溫渾涵有容人莫得窺其際蓋

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髮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別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負偉量宏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時譽望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之矣遂書以爲贈行詩序東里集歐陽和字允和蜀江人永樂壬辰進士授北京道監察御史寬厚坦亮遇事持風裁文皇巡幸北京仁宗爲太子監國一時宵小構扇上下惶惑因挺言曰東宮吾君之子他日君我者也何可計私匿情有問以實對文皇亟稱之曰歐陽御史真識大體者征播有功陞雲南副使父觀民年九十五終於家聞訃哀毀馳歸卒

通志

陳循字德遵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習朝廷典故帝幸北京命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焉洪熙元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辛

年進侍講宣德初受命直南宮日承顧問賜第玉河橋西巡幸未嘗不從進侍講學士正統元年兼經筵官久之進翰林院學士九年入文淵閣典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已卒循及曹鼎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明年進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人心洶懼循居中所言多採納進戶部尚書兼職如故也先犯京師勅各邊精騎入衛馳檄回番以疑敵帝皆從其計景泰二年進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帝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傅進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如故英宗復位于謙王文死杖下循戍鐵嶺衛循在宣德時御史張

楷獻詩忤旨循曰彼亦忠愛也遂得釋御史陳祚上疏
觸帝怒循婉爲解得不死景帝朝嘗集古帝王行事名
勤政要典上之河南河北大雪麥苗死請發帑市麥種
給貧民因事進言多足採者然久居政地刻躁爲士論
所薄其嚴譴則石亨輩爲之非帝意也亨等旣敗詔釋
爲民一年卒成化中于謙事雪其子引劄請卹乃復官
賜祭所著有芳洲集 明史

尹崇高塘西人登永樂十三年第爲南京監察御史風聲
赫然按浙江等處貪暴絕跡後以事謫甯國推官 宏治志

陳禮字正言柳溪人永樂壬辰進士初釋褐試事都察院
上偉其儀擢思南守旣至蠻民獷暴弗奉法禮爲政先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明傳

五

恩惠而後法度蠻民無敢撓酋苗普亮作亂禮遣人招
之弗順會鎮遠侯率師至禮挾土兵以從普亮就執民
賴以安羊溪苗蠻叛禮遣諭之皆曰吾避前官虐政耳
賢太守至願相率以歸郡多荒田租稅以萬計民甚病
之禮奏除其額詔從之以外艱去歲餘郡守闕人詔起
除臨安府臨安蠻猶恃險剽劫禮至單騎往諭皆欵服
凡爲民辯冤摘伏明決如神故所厯皆有治聲旣卒思
南臨安皆思之不忘入祀名宦 楊榮撰陳
臨安墓碑

曾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存翁曾孫初與兄椿齡同舉永

樂三年鄉試值家貧椿齡先會試登第爲 燕士鶴齡獨
留家授徒養父母又十七年爲永樂辛丑始赴會試廷

對第一授修撰進侍讀出主考順天鄉試場屋火試卷
殘缺有司懼罪不敢請更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
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私亦欺朝廷矣有司具聞如所
請預修永樂洪熙宣德實錄屢官侍講學士以疾卒生
平和厚易直好正人以義而亦能受人言雖嫉邪無怨
之者教人先行後文率多成就所著有松坡集昭度集
子序蒙簡俱舉進士 康熙志

歐陽哲字廣哲蜀江人永樂辛丑進士由吏部主事擢浙
江提學僉事時初設提學哲首被命以行所至鑒別公
明大得士心尋丁內艱服除改浙江提刑僉事陞河南
副使上疏言漕河利害董築張秋建四事詔如其言九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年考績至京乞致仕家居十五年足跡不及城府以清
介著卒年八十有餘所著有雪坡集 萬曆志

陳士啟名雷以字行別字震之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擢禮部郎中尙書呂震擠尹昌隆至死屬吏皆憚之承
奉唯謹士啟獨不少徇永樂十二年吏部言布按二司
多缺官諸曹郎給事中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士啟得
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
青州饑疏請賑之粟使至而饑民倍復上疏先出粟予
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坐唐賽兒亂下
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士啟密聞於朝煦既執從
薛祿張本錄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

德六年卒於官

明史

劉咸字士皆夔子博學有行曾著快閣賦傳誦於時登永

樂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僉事陞副使尋改廣東副使時

繕營北京被命董木料卒於官咸律已廉用法恕巡歷

郡縣必求忠孝節義可勵俗者表之文章政事俱有名

於時所著有河南詠古集虛菴集

萬曆志 楊士奇作

之下為士不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如其身或子
雷一命在當路率憑藉聲勢輾轉鄉間挾制郡邑惟所
欲是恣若後來或事敗勢失為世僂笑蓋不暇慮雖有
敗者相繼踵在目前亦不少自歛戢若此比比也觀於
今吾邑之士有子在當路而躬布衣居鄉能以義自重
以得於內自適者有劉仲良焉仲良之子咸佐憲外藩
十六七年任重祿厚郡縣吏日趨走庭下然屢迎仲良
就養皆不赴仲良所居故在泰和邑市中乃之邑南澄
江之陰十數里買田築室率少子往就耕所耕足歲計
外有餘間釀酒獨酌賦詩為樂泊然無他營或時與田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垂

夫野老分席相嬉娛蓋鄉之人如不知其家有仕宦也
此豈流俗大所可同日語哉劉之先五代時柳州判官
曰况者始家泰和其後至瑩中生慶源慶源生存善存
善娶羅生三男子仲良其仲也諱夔自童卯已雋爽穎
敏書一過目能記誦時從海桑先生學初習為詩已藻
不深知之仲良有才具既壯未試註誤謫戍遼東戌長
之賢者以奇士禮之有所疑就質焉仲良處患難十餘
年不改其度如一日及老代歸吟坐其中書冊恒不釋手
獨處自怡所居有小樓名醉吟坐其中書冊恒不釋手
仲良平居孝友自作先祠率弟姪置祀田歲時奉祖爾
遼東歸其故田廬什器為宗人奄有者悉不問處物能
恕咸在官數寓書或詩飭勵之緝紳大夫覽之或見獎
歎亦有和其詩者其平生故人在要路者未嘗一通書
問而聞其所為善事輒喜津津見眉宇如已出非幽貞
樂善者歟仲良詩晚益蒼然有壯遊集醉吟豪及所著
劉氏譜藏於家仲良與余同里少同學陳先生之門相
知有素其卒也咸在京師聞訃遂求余文表墓嗟乎鄉
人長老讀余文其必於
流俗乎有感 東里集

廖謨字子謨舉廣東鄉試永樂十三年登第選庶吉士出

爲長沙穎上二縣陞刑部郎擢福建按察僉事正統中
調河間府同知以廉能陞本府知府卒於官民思之子
世清名類重義喜施撫孤姪甚厚由江甯縣主簿陞本
縣丞孫佩以鄉舉官工部員外郎陞廣西知府年方壯
遽致仕歸家詩酒自娛羅欽順爲作墓志
萬曆志 乾
隆志按通志
作廖謨字文
結與此異

尹子源號巖泉存仁孫博學篤行以薦入翰林與修永樂
大典書成授福清河泊官廉慎愛民素與楊士奇王直
最友善 宏治志

劉綱字尙紀西廂人永樂中以薦舉歷知興甯通山陽城
臨海四縣正統中擢嚴州府通判清操瀾勵爲按察使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軒輓所知薦擢本府知府始終一節九年致仕又同里
蕭吉字仲敬與綱同起用任宣城知縣有善政 宏治志

陳永字德清一敬子幼孤能自奮力學宣德中任常州府
學訓導正統初擢河南道御史出按湖廣福建所至卓
著能聲陞浙江按察僉事有平寇功 宏治志

彭誦字士揚父原復母劉氏士揚早孤劉賢教育之刻苦
自奮吉安郡學舉士揚訓導赴吏部送翰林考經義爲
尙書蹇義所賞識時英國公張輔奏求儒師遂以士揚
應選從英國征交趾凡軍中奏疏檄諭悉出其手英國
於事關切要者必與定議還授國子監典籍爲人篤於
義負直氣能輔人於道 楊東里集

歐陽賢字允賢洪武庚午以書經舉鄉試明年會試中教

官歷嚴州興化教授永樂初陞國子助教兼通詩春秋

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楊東里集 梁潛贈歸省

故人歐陽允賢以興化郡博士陞授國子助教又三年

考績天官得接例歸省其親凡故舊仕於京者皆為允

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屬予為序噫予未仕

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第宦遊四方別幾十年既而

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則劇言深論懽然也今翰林

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暇日聞允賢出太學

而來也輒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即數人者皆來連挽

之不聽其去歌詠諧嬉淋漓傾倒往往至夜分不止或

遂不得寐呼與隸秉燭趨朝去亦何其樂也豈外無觸

忌之嫌而內有昭合之趣耶不然沐皇上太平之澤恬

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脫畧至此極耶豈不過與然

允賢為文章似其平生氣平而意雅人讀之知其為允賢

其為文章似其平生氣平而意雅人讀之知其為允賢

作也允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懇曲折指告之必使之

改乃止由是予數人者益慕之而願與之狎於乎世之

士相頡頏頹勢位外為深密而中懷忿疾以相夸勝者多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重

矣苟坦夷相接則同欲合私鮮有所規亦何足道哉然則有如予數人或庶乎可以免此矣允賢家泰和蜀口兩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東為金魚珠浦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多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覽邱園之勝其喜蓋洋洋矣然吾數人者不可一日無允賢也望其來母久稽也 泊菴集

陳孟潔果子柳溪人偕從弟孟京登永樂丙戌進士入翰

林為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與弟孟京俱以才學擅名

揚士奇稱其雋爽廉重篤於孝友不愧海桑家學云楊

貞公集 按舊志日錄載陳孟潔傳則與其父果同果

入義行內今采楊文貞文集為孟潔傳原複出刪

郭子瀘楊村人以貢中應天鄉試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

清慎明敏善於其職綽有能名 宏治志

王宣字倬昭南富人舉洪武己卯鄉試學行醇篤為士林

所推重終慶府紀善 宏治志 梁潛贈行序云往年予

為文辭甚雅潔與人交忠信而和易可親愛而不可慢也別去久之聞作昭舉鄉貢上春官心竊喜未幾聞作昭授官徵稅於京師意頗悒悒不樂且嘆作昭不遇也然作昭能莊敬持己又廉潔雖居卑官若蒞顯秩用此名聲遂大著今皇上紹登大寶作昭遂被簡擢授肅王府紀善將別過予言曰是行也吾迨有得焉吾聞肅在陝之西北極遠萬里外黃河之波濤潼關之壯險終南太華之奇拔高峻天下之奇勝也道而過之可仰觀俯視以滌蕩其胸中且吾之學未博藉此以自廣也吾意作昭去京都舍故舊於萬里外必有遠別艱難之狀而其言乃爾此豈非宏曠超邁之士哉夫士之立功業以有成者必其氣之充也不然未有不蕩於外喪其中焉作昭於得失之際處之脫然如此誠有以養其氣矣則作昭自今以往益大著其功業者又可量哉遂書以為別

菴集 泊

獨孤樂善西廂人由庶吉士歷任刑部郎中居官三十餘年以廉慎自守 宏治志

曾泉字本清求紫巷人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玘甄別屬寮泉謫汜水縣典史卒

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上言泉操行廉潔服官勤

敏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闢荒土收穀麥伐材

木備營繕通商賈完逋責官有儲積民無科擾造舟楫

置棺槨贍民器用百姓婚不給者咸資於泉死之日老

幼巷哭臣行部汜水泉歿已三年民懷其惠言輒流涕

請追復泉爵褒旣往以風方來帝從之 明史 乾隆志

為副都御史時御史尤縱奉勅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始半綱紀復振觀泉之黜則玘亦未必盡公允也又宏治志泉在汜水蒞政勤能頻課生徒校官厭之泉乃選四鄉俊秀自教之三年多成才邑臨黃沙教民結網捕魚大得其利時督民開荒田伐材木耕無牛者助之顛連者得棺以送死貧乏者得時以成婚民感其惠為立生祠

李湘字永懷南岡人永樂中由國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東平知州常祿外一無所取訓誡吏民若家人然城東有大村壩源出岱嶽雨潦輒爲民患奏發丁夫隄之州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墾闢公私皆實會舊官還任將解去民乞於朝帝從其請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多死亡惟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斂許於布政司縣民千三百人走訴巡按御史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寃耆老七十人復奔伏闕下發奸人誣陷狀及布政司繫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隨湘訟寃通政司以聞下刑曹閱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蒞州十餘年正統中詔大臣舉郡守尙書胡濙以湘應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七

遂擢懷慶知府東平民扶攜老幼泣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素挾勢厲民湘隨時裁制皆不敢犯居三年卒明史李信圭字君信南岡人洪熙初舉賢良授清河知縣縣瘠而衝官艘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令請得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艱於衣食信圭請免其助役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邑便之俗好發塚縱火信圭設教戒十三條令里民書於牌月朔望儆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之變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挽舟丁壯旣盡役及老稚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

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舟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至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帝亦從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澤正統元年侍郎章倣薦擢知蘄州清河民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民有湖田數百頃爲淮安衛卒所奪民代輸租六十年信圭奏之詔還民饑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五

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沒廬舍畜產甚衆信圭奏請賑貸并停歲辦物件及軍匠廚役濬河人夫報可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爲三大塚瘞之十一年冬尙書金濂薦擢處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處州方苦旱信圭至輒雨未幾卒於官清河民爲立祠祀之明史嚴頤字士正禮孫宣德二年乙榜進士授江陰訓導陞桐城知縣理冤獄勤撫字鋤強掃苛賑饑請不俟命晉監察御史繩奸惡詆權貴廷臣畏之巡按四川獲反獄戮其魁釋脅從百餘人松潘蠻寇梗化頤擒其元惡民賴以安擢參滇南尋改廣東參政提督邊務頤蒞事奉公不憚勤瘁以疾卒

乾隆志

蕭鑑字孟勤南溪人鵬舉子宣德二年進士需次於家八年帝命楊溥選三科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鑑爲首英宗卽位授編修正統三年進侍讀久之代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帝可其奏明年以本官兼翰林學士與侍郎王一甯並入直文淵閣又明年進戶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易儲議起鑑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不聽寰宇通志成進戶部尙書帝不豫諸臣議復憲宗東宮李賢私問鑑鑑曰旣退不可再也英宗復位

遂削籍天順八年卒成化中復官賜祭明史 乾隆志

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作取鑑等十二人與此傳異又鑑所著有成均詞垣尙約三集 王直題南溪草亭圖詩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堯

故鄉迢遞七千里最憶南溪好山水一別蹉跎二十秋日夕瞻望心未已武山突兀凌昊蒼向西遙對鼓樓岡羣峯逶迤抱幽谷虎豹騰躡蛟龍翔君家溪上往來久溪水清冷綠於酒百年喬木今更蕃萬卷遺書舊常有重門大宅臨路隅藉藉聲華誰得如堂中長置高士榻橋外頻來長者車小亭閒暇坐忘倦好景知君吟已徧俯仰乾坤入混茫開合風雲盡奇變幾年出入青瑣闥今日承恩始得歸遂令松竹長顏色亦使泉石生光輝蕙櫨蘭橈終不改且可須臾窮勝槩玉堂金馬多故人對酒論文總相待李生作畫雖罕倫看畫豈若尋其真東風芳草薰萋碧惆悵天涯老却人

羅崇本名謹西原人宣德二年進士歷刑部主事郎中陞

廣東布政司參政景泰辛未驛召問考禮部試事畢奉

勅提督廣東所屬司府衛所州縣秋糧以備接濟征勦

官軍處治得宜軍民稱便宏治志 按仲本原名謹榜名崇本今從科目更正

彭百鍊字若金月池人由進士爲御史巡歷兩淮江浙廣

東皆有政績居平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亦然以是朝野皆為側目初宣德中用璽書遣御史巡視各吏賢否民疾苦得專達於上縣又設老人以其周悉民隱使至咨老人唯其言是聽百鍊家居有巡按坐快閣時日暮風雨大作百鍊馳而

過巡按嗾之遂嗾老人罔以陰事百計羅織械送京師以憂憤卒楊士奇作辭哀之辭云宣德五年上憫江西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避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浹旬治事竟將行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李

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去使者遂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且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眾老人索來聞使者言百鍊素過咸對無之索再三眾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者導之言遂撥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縣官放免百夫長溫彥珠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眾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聯書姓名為據蓋眾老實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眾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處鄉鄰不變以是滋召怨其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槐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承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益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謹然大擾溫彥珠者百鍊如家素窳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贖閱之其所

泰和縣志

卷六

列傳

正傳

空

追二百八十八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
 悉罷二百八十八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
 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觀老人
 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
 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京師
 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百鍊適遇
 寬恤之令得內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
 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舉皆有所自得非
 尋常之為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媵媚玩
 惕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
 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
 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
 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
 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
 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
 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之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
 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
 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
 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
 辭曰百里之民有耄耋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資正
 言裨輔邑里逝者何憾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聰明
 衡從肆厲為下斧斯狸以牧鷄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

乎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畧善者墜奔直者
 羣忿邪者眾說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
 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邈近譽毀得喪
 奚彼之誅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東里集
 新增

泰和縣志卷十六終